

蔚蓝色文艺季刊（总第五十五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562) 633-8980

传真：(562) 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伊雪

艺术整体设计：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4 No.55 September 2015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目录

CONTENTS

大地之窗	关于《悲惨世界》——爱、恩典和救赎 任晓雯 / 02 没有界限的国度 匙河 / 06
流动印象	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电影《线人》 王怡 / 08 钉袍十字架——电影《一步之遥》 小七 / 11
青草地	货物破损，退还原主 临风 / 14
在时间的塔上	音符（外三首） 苏小和 / 20 在安静的时间里 费城 / 22
回望圣地	圣地记行（上） 马荣 / 23 在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祈祷 范学德 / 31
溪水旁	当我谈信仰的时候，我谈些什么 任晓雯 / 36
哲学与真理	为真理而爱 刘同苏 / 42
诗人的麦地	美里面有启示和呼唤 莫非 / 46
片刻的空间	巴赫如何感动了我们（节选） George B. Stauffer 著、silverfall 译 / 49
消息	致读者 / 54
稿约	/ 55
索阅启事	/ 56

封面文，封底文 刘同苏

关于《悲惨世界》

——爱、恩典与救赎

任晓雯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

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我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雨果将这部构思四十载、完成于晚年的百万字巨著，称为“一部宗教作品”。

雨果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他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他想让现实中的彼埃尔，与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它将是一部始于苦难，终

于救赎的作品。

这部小说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克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中。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田野调查般的详实。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都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读者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巴黎圣母院》有整整一章《巴黎鸟瞰》；而《悲惨世界》也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弘、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雨果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但真正开写，却在二十年之后。在此期间，雨果完成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



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苦难》。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苦难》，经过大幅修改增添，该书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雨果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心怀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四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留给母亲的只有一万二千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不矛盾。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对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

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雨果仍不忘描写混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这造就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他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责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以律己的。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头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他第一次下意识地冉阿让使用“您”）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雨果写道：“他（沙威）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非黑即白、非恶即善的价值观崩溃了。“他（沙威）被感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他觉得自己空虚、无用，脱节……毁了，他跳入阴冷的塞纳河中。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为何“黑暗”？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雨果对此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

在此意义上，《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谦卑，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没有界限的国度

匙河

故事从一开始就进入经典的成长模式——离家，但不是格林童话中小裁缝小铁匠那样无目的的漫游，也没有神奇的魔力辅佐，只是外省少年怀揣梦想平平常常的闯荡。再自足的童年也要留着一个出口，通往更大的世界——没有一个做梦的孩子甘愿囚禁在狭小的故乡，没有一种天赋甘愿囚禁在渐渐长成的身体里。

城市的街头，有人匆忙，有人从容，有人促狭，有人庄重……但索菲亚是进入，而不是被抛入这个世界，她的眼里没有惶恐和茫然。我们则分明看出，从头到尾，好像一群披着牛皮、猪皮、象皮的人在热气腾腾地生活着——一切不过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从伊索寓言以来借动物以讽喻人类的传统也潜伏于此。

舍伍德·安德森在《小城畸人》里说，“起初，这个世界还很年轻的时候，真理成千上万，无不美丽。然后，人出现了。每个人出现时都抓着一个真理，他拥抱的真理就成为谬论。”在这儿，人们抓住的“真理”形形色色，有的不吃草，有的很重，有的高挑，有的长角，有的黑乎乎，有的很漂亮，有的很疯狂……所谓的“真理”说的是世上盛行的各



类标准和界限。它们越是具体、精确，拥有颜色、形状和重量，就越是长成偏见的藩篱和牢笼，把所谓的异类（诸如太瘦的大象、装了木腿的斑马、多愁善感的狼）拒之门外时，也把自己的领土缩得越来越小。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分门别类、党同伐异，因为安全感不足，需要抱团？因为各自的骄傲需要彰显和巩固？因为人生太过无趣，需要缔造新的观念新的群落？创造“真理”的缘由同样形形色色，正如人性的样貌。

在这个因各样偏见各种不宽容不接纳而日益艰难的成年世界里，一个孩子要怀着多么赤诚、坚定的心，才能不被那些畸变的真理湮没。凭着“体重和音乐有什么关系”、“角和音乐有什么关系”、“肤色和音乐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清醒和决绝，索菲亚伤心却不灰心，她深知真正的音乐没有任何限制，通往梦想之道即使被重重的枯枝败叶堵塞，也可自行清理，开出一条清新的出口——既然不被现在的乐队接纳，那就组建自己的乐队，这就是进一步海阔天空。所以，最后是她的乐队在闪耀。但真正的胜利不是舞台上热烈的掌声，而是在无人喝彩的阴影中给自己鼓掌，因为始终清楚自己的天性和天分，不因外界的搅扰而头上长角、眼中发黑、心里躁狂、不知反刍自己的受挫与失意，而成了满怀谬论的“畸人”，失落了最初纯真、热忱的样式。

这毕竟是个儿童故事，一些小把戏式的细节把严肃的训诫调解成温和的讽喻，比如那两个穿着三号和四号球衣的小家伙，一如既往地打斗，无论在家还是剧场，好像根本不在意这世上演的是出什么戏，只要自己玩得惬意；一头公牛在离别之际那裂成两半的心和剧场里那完整细小的心把爱情温恬又俏皮地推到孩子面前；招聘广告上满是些无厘头的地名和人名：放屁猫大街、尿壶街、硬牙先生……这个世界可笑又可悲，但并不那么可怕，有时还很可爱。况且，有些新鲜梦想揣在口袋里，揣得越来越深，以至于发馊；也有些半死的梦想倏忽间闪耀出生机——总有力量从心底生发，犹如草籽从泥土中萌发，自然而倔强，因为儿童怀抱最初的真理，生活在没有界限的国度里。

没想到死亡 毁了这么多人

——电影《线人》

王怡

当年，法学院有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多年来肆意挥霍才华和肉体。最近他又杜撰一篇小说，叫《原谅我热爱毁灭自己》。《线人》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他和当年意气风发的同学们。从某个意义上说，在我们法律系，没有一位教师和学生，至今尚未背叛对法律的信仰。

但我和他远离法律的方式，代表着两个极端。我从看得见的法律，归向看不见的福音。他从看得见的法律，投奔看不见的虚无。法律，就像一个同学见面时，再也不会约在那里碰头的老酒馆。那里尘埃中有腥臭，阳光中有腐朽。那里轻柔的吉他，像一曲无词的判决书。

就像廖启智在片中绝望地呐喊，“差佬靠得住，母猪会上树”。我第一次听这句台词，是在二十年前。不能不佩服香港电影，有股犟脾气。他们不断重复，不停演绎，用整整一代人的光阴，把这句台词化作了警匪片的灵魂。这就是类型片的价值。一旦类型片找到了它的价值支点，就能成为深埋在社会潜意识中的文化隐喻。

“警察和黑社会”，是香港电影人贡献给当代华人文化的，一种最强大的世界观模型。就像在童话中，王子和公主是一个论述爱情的模型。在旧约圣经中，牧人和羊群，是一个论述上帝与人关系的模型。而“警察和黑社会”，已成为我们理解人生苦难和国家秩序的文化母题。当年，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之所以风靡，也因为他们的文字，构成了那个

新旧交替时代的世界观模型。以至于当年，我读了孟德斯鸠和伯尔曼后，从法院实习回来。在那些苦闷的夜晚，却只有再读《笑傲江湖》，在梦里抽刀断水，人剑合一，才能抚平腐败的司法界对青年于连的创伤。而这十年来，国内古装片的失败就在于找不到价值支点，无法借助飞檐走壁的侠士，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稳定的文化隐喻。

今天，妻子们说，丈夫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同学们说，老师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农民说，干部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市民说，政府靠得住，母猪会上树。但委屈的执政者们，何尝不在密室中感叹说，媒体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我的眼前，就出现一副壮观的画面。就像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旧约《以西结书》，描绘一片布满了骸骨的人类荒原。然后诗句一转，说，人群簇拥的伦敦桥，何尝不是这荒原的一部分？但丁在《地狱》中，描写人类在地狱的边缘排队，他惊叹说，“这么长的一队人，我从未想过，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艾略特直接把伦敦桥当作地狱之门，引用了这惊心动魄的句子。他指着桥上的人群，说，“这么多人，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我观影后浮现的画面，不是骸骨，而是在国家广袤的荒原上，无数母猪拼命向树上爬去，许多掉下来，许多又努力向上。空中，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哀嚎。

其实福音书中，有一个更令人寒战的画面。有些鬼附在人里面，耶稣赶他们出去。鬼就离开人，进入远处一群吃食的猪。于是猪群忽如狂牛，一路闯下山崖，投奔怒海，跌下去死了。

线人是悲剧。制造线人的国家机器也是悲剧。猪狗不如的黑社会，猪狗不如的警察。这是香港电影胜过好莱坞的地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唱衰城市的执法体系。反复在个体的穷途末路中，追问法律何为？

法律到底能做什么。一旦法律以为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法律就开始堕落。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程序正义”的原因。不是相信程序本身，是相信在程序之上，也就是在人间法律之上，这世界有稳如泰山的公义。

相信法律的意思不是相信法律本身。只有疯子才会相信法律能够达成良善。

因为要么宇宙中本无良善；要么良善本身，就是良善的保障。

换言之，没有信仰的人成为执法者，是一件可怕的事。如果他不相信良善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他终将成为法律的始乱终弃的离人。就像曾经我去法院起诉，人家打死也不给我立案。几经周折，一个法官毫不客气地嘲笑我，你还教法律呢，还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当真的？他眼里甚至有一种

忧患意识，好像我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他担心我要是这样教学生，不是害他们吗？

法律的确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法律只能在一个经过背书的世界中，才能获得意义。如果你走进一家药店，店员说，你还是中国人呢，还不知道在中国吃药是不能当真的吗？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可能比一个旋转的陀螺（《盗梦空间》），更能帮助我们辨别梦境和现实。因为这么荒诞的情节，如果都没让我醒过来的话，就足以证明我没有做梦。我的的确确活在一个布满了骸骨的荒原，或一座母猪狂奔的山崖上。

死亡毁了细鬼，也毁了张督察。毁了社会，也毁了国家。片中，张督察背负着对线人的亏欠，在升职的那个晚上与妓女淫乱。后来染了梅毒，传给妻子。结果胎儿死亡，妻子坠楼。当上司继续背叛线人时，他除了良心昼夜不停的控告，已没有其他好失去的了。于是他挪用公款，付给线人，背叛了那个背叛法律的国家。

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曾骑着自行车，忍不住出去，在城里几处卖碟子的地摊，寻找色情光碟。回家路上，我羞耻地假设，今晚若被汽车碾死了。在追悼会上，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勤勤恳恳的教师，一个有情的丈夫，一个有为的青年。有谁知道我死得这么羞耻呢。人生到此，不绝望的人不正常。因我知道，天也知道，我是被撒旦带走的，我是这罪恶世界的一部分。

法律是另一幅画，折射出我们内心无法企及的公义。法律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外面的光鲜和里面的无情无义。法律是一根绳子，栓得住身体，栓不住灵魂。法律是一条拐杖，引我们去信仰一切法律之上的法律。法律也是一盏脚前的灯，在每一个选择时，光照我们残缺的良知。法律也是一根刺棍，叫我们的灵魂皮开肉绽，免得将来死不认账。

那位法官的话也是对的，我不该来起诉，我该来投案。我不该教孩子们法律的故事，除非我能向他们讲一个信仰的故事。这是我离开大学的原因之一。我若不敢告诉世界，我是一个罪人；我就不配告诉世界，我是一个教师。

所谓罪人，都是魔鬼的线人。罪人的救赎，不能靠法律，这是外面的；不能靠修行，这是里面的；只能靠恩典，这是上面的。

良善本身，就是良善的保障。良善的那一位，同时高于国家的法律和人们的罪恶。因为全国人大不能把律法刻在人民的心上。不是我们创造法律，是法律创造我们；不是我们维护法律，是更高的法律在维护我们；不是人能弘道，是道能弘人。

多么奇妙的事，那个晚上，我没有被碾死。



姜文的《一步之遥》就像一场郭德纲的相声演出，喋喋不休的独白，喋喋不休的对白，喋喋不休的独白加对白。姜文的生猛有点过了头，他似乎玩得太尽兴，忘记了还有台下买票的观众，而他只管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了。

《一步之遥》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阎瑞生王莲英案”其实只是幌子（虽然百度此事件，却没有看出来此案离奇何处），所处理间离效果和陌生化手笔的《一步之遥》里，姜文几乎任性地填塞了自己钟情的一切：《教父》《红磨坊》《大独裁者》等等，当然还有周韵。这部电影有着《太阳照常升起》的诗化，以及《鬼子来了》的荒诞。但太多的致敬，不仅让电影很多地方出现断裂，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你需要带着头脑观看。

电影一开始的 *To be, or not to be*，诠释出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指向了“存在与虚无”，指向了男人和女人，指向了《罗生门》式的拷问，什么才是真相？在这个看起来无比自由、繁荣的世代中，有谁还会固执地去了解真相？在这个看起来充斥各种思潮似乎进步、科技更为发达的今天，却没有哪个时代的人像今天的我们这样混乱。



历史中的林林总总，淡忘的和记住的，加起来却多出了事实本身很多。从外面特征看，不管是一步之遥，还是谬之千里，浪淘千古，日光之下都踏着一样的步子，拜金、浮夸、洗钱、圈钱、妓女和嫖客、官僚和骗子、媒体和娱乐圈、演戏和看戏的、真的和假的、美的和丑的、大雅和大俗，这就是在电影中人性恶的种种，翻江倒海的翻滚，戏里戏外出奇的一致，也不用分古今的时差。

电影中的马走日和项飞田正如他们的名字一般，都形如棋子。棋子的命运似乎只有被人主宰，是被人杀和杀人工具的结局。电影中的大帅也正如象棋中的帅一样，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有求于他，他牵动着所有人的命运和生死。他有他的生杀大权，他有他的歪理邪说。

戏里是一盘棋，戏外的人生何尝不是呢？一步好棋不代表赢到最后，笑到最后才最任性。姜文用大量的镜头来描写那场花国总统首次全球民选以及马走日的辉煌，这和后半段背负骂名亡命天涯的的马走日形成强大的反差。尽管花国选举就像场春晚，可我们都同那场选举台下的观众，被它强烈地刺激着，并为叫它好，可究竟好在哪里呢？

世人用自己的方式盖着自己的楼阁，盖到最后，石头不光砸了自己的脚，还被石头砸掉了脑袋。其他的人踩在脑袋上继续搭建，生生不息。这真实得透出荒诞的味道，可我们却品出了自己就是上帝，说，让我来审判你。于是，电影中，人们不用带着面具就当上了上帝，有无知的民意还有有意而为的“民意”。

无真理之时，也必无真相，无真相之时，什么都成了真理。就连马走日的英雄主义情结或者可以说是稍许良心的风骨，看起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豪迈，也成了戴着镣铐跳舞传奇一般的真理。其实讴歌谁，并不重要，最后都成了那楼阁的一块块砖瓦。

马走日能忍受亡命天涯，却无法忍受自己背负恶名以及那个爱他的女人被他所害的比事实还事实的事实。可电影中，谁关心马走日的生死呢？曾被马走日救下来的朋友项飞田不关心，曾有求于他的武七不关心，艺术家王天王不关心，那些台下的看客嘻嘻哈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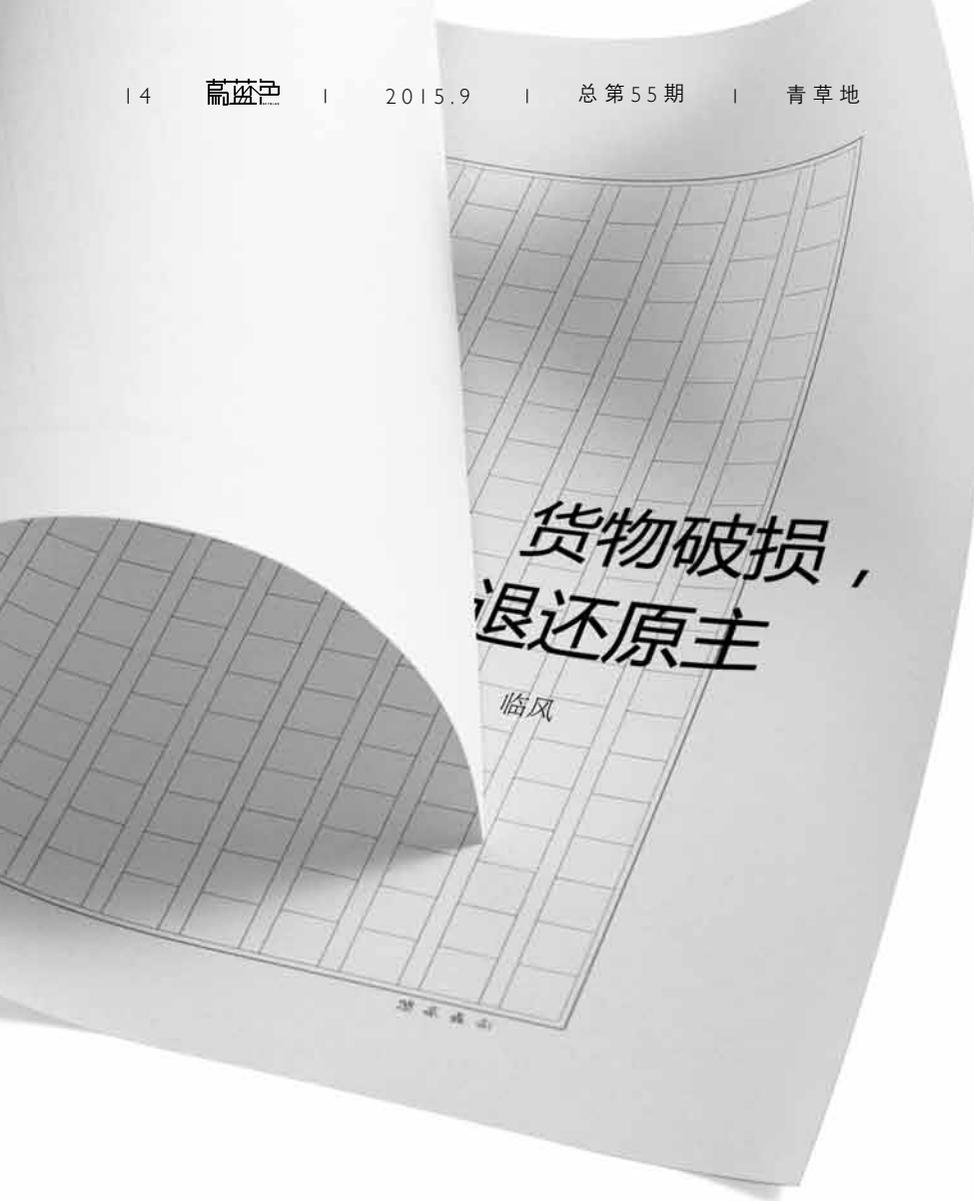
笑，也不关心。只有那个深爱的他的女人武六关心，但这种关心似乎变成了另外一种极端，陷入盲目的爱情中。冷漠和极端的关心都把这个世界的人性圈点出来，那就是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只爱自己。这些民意的代表，这些正义的代表，这些亲情的代表，这些真相的代表，在说什么呢？在说，他们都是上帝。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或多或少的充当这些角色，而我们只看到别人的脸，却看不到自己的心。

马走日最后在红色的大风车旁慢慢地死去，那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从那个春晚一样的大舞台，走到一个小小的像甲板一样的地方。他的死，就像在《鬼子来了》被砍头后的眨眼，他仍在喋喋不休地问候。问什么呢？“不知道她以后过得如何？”那一步之遥的距离，成了遥遥无期的荒诞。电影的荒诞还不及百态人生的起伏，还不如人心的荒诞，荒诞的我们，看到荒诞的电影仍觉奇怪，那是因为我们的荒诞都被我们自己深深埋藏起来，直到有一天总会被剖开，拿出来给人看，那个时候，每个人或许都又是另一个自己。

马走日的一生，是每个人不同程度的缩影。辉煌、败落、生死名利场，如同云烟飘过，那些爱你的，你爱的，真与假，都看起来一步之遥，但这中间却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人心。人生如棋，举棋不定，却仍要走下去。如果人生只如棋，我们就成了最大的悲剧，因为曲终人散，我们散落一地。

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棋子，不是宿命，而是要知天命。那天命就是只有真理才能让人跳出楚河汉界，跳出荒诞不羁。只有有了真理，才能有真相，人才能成为人，人心才是人心。不再僭越上帝的界限，能审判人的，只有上帝。人以为真的，未必是真，你要怀疑你的怀疑，而人生最大的荒诞就是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祂，却拼命的喊着“钉祂十字架”。





货物破损， 退还原主

临风

这是我的生命故事。人生不像电子游戏，无法“重新来过”。可是，往往正当我们以为已经是个“破损货物”的时候，那“原主”却仍然能够整修翻新，重新使用。这就是恩典的人生。

“平衡”才是真正的“窄路”

我出生于一个旧式的家庭，自小父亲管教很严，我每天被关在家里诵读古书，很羡慕邻居孩子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胆子小，所以只好表面恭顺，但反叛心很重。这种处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个性：一方面跟着潮流走，一方面又很不甘心；一方面渴望寻找导师，一方面又对权威充满疑惑。一方面秉持乡愿道德，自扫门前雪；一方面又愤世嫉俗，希望冲破现状。我固然平凡得乏味，但却又求全责备，眼界很高，或许可以算是个不甘于平庸的平凡人。

由于父亲在国学上的熏陶，我自小对文史就特别爱好。然而，因为害怕工作难找，申请大学时又不情愿地选择了理工科，进入了台湾大学，这个选择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

大学里，我深深被耶稣对浪子那种无条件的爱感召，这种不求回报的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

找不到的，于是我很自然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攻读数学是件很枯燥的事，大学期间文史和哲学仍然吸引着我，我常常在校旁的书店里浏览“解饥”。我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也开始对自己信仰的贫乏感到不满足，尤其对文化、理性、自由与宗教信仰间的张力感到迷惘。

这期间，我在大学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超人的舒醒》，藉着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写出人企图超越自己的悲剧，以及走出自己，面向造物主的豁然开悟。这篇文章受到苏恩佩姐妹的赏识。苏姐当时是《校园》杂志的总编，这是本代表台湾基督徒知识分子心声的杂志。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在《校园》上写稿。

苏姐走过很多地方，学识丰富，思想深刻，而且有着香港人热情、开放的个性，她对我相当关心，不时找我深谈。与苏姐交谈让我受益匪浅，我一点点地开始走出自我，以及文化的局限。我虽然还是从井底看世界，但至少是在往外看。

大学毕业后，我报考同校的研究所，以拖延事业选择。上研究所这段时间，是我信仰路程的另一个拐点。因为信仰生活贫乏所面临的危机，我开始积极追求“灵命”进深，对倪柝声等人的著作爱不释手，并开始羡慕“灵恩”的经验。

积极追求“属灵”，导致我“轻看世界”。唯有教会内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只有灵命的成长才是重要的。这就是我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了解，我把上帝的国限制在教会四壁之内了。这是我“圣俗”二分的时段，教会之内的事务都是“圣”的，教会之外的事物都是“俗”的，也就是“万般皆下品，惟独属灵高”。在“传福音”上，我表现出来的就是：注重效果远比注重真理重要。

记得有位广受尊敬的长辈曾告诫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好好在教会里事奉上帝，婚姻上如果不幸福，就尽量去“应付”，以求在教会里保持爱主的好见证。他这么说的时还引经据典，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此时，我把一切思想性的著作完全抛诸脑后，认为那都是“人”的东西，都是“无用的知识”，都是“属肉体”的骄傲。这种“属灵观”影响了我几十年。

就读研究所也是我写作贫乏的时期，因为觉得写作不是属灵的人所当关心的。苏姐看在眼里，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批评。可是，当我要出国时，她特别把手中刚拿到的第一本《若》(If)送给我。这本书是她翻译贾艾梅(Amy Carmichael)的名著。她特地附上一张字条，夹在书里，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我的信仰观需要平衡，劝告我不要放弃写作，不要让她失望，她写道：

这本书曾经多次帮助我，也将不断对我说话。我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就把它重读一遍，每次都发现它针对着我说话。正如我在扉页写的：愿这本书在你的经验里成为真实。

原来有意给你饯行，可以好好谈谈。真的好久没有跟你“谈话”了。可惜过去这段日子忙得太厉害，以致没有实现这个心愿。以后虽然不见得会常常写信，不过总会在祷告中纪念。

谢谢你过去在文字上的贡献，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的事奉。（不要让我们失望）

你将会有更多的、各种的经验，但愿这些经验——这是我从心底发出的最真挚的愿望——助你对神有更完整的认识，也助你的基督徒生活找到那平衡的据点。（我至终发现，“平衡”才是那真正的“窄路”。）

这些话让我动容。然而，她对我“平衡”的劝告，在我那追求狭窄的“属灵”的脑袋里装不进去，直到好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她早年的苦心。

我是一个写作的“逃兵”

出国深造当然是件人生的大事。可笑的是，我最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喜欢数学。可惜，这是我在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在台大做了几年副教授以后才体验到的。这或许就是我当初没有按照志愿选择专业的代价。

后来我终于发现自己对高性能运算感到兴趣，于是回到美国母校，改行攻计算机。这几十年来，我在计算机行业里接触的都是最尖端的（超高速电脑）科技，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我却从中获得了乐趣。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这可能是我在职场上最快乐的时段。技术上的先进与表现刺激了我攀爬“企业阶梯”的雄心，我逐渐从技术层面转换轨道，开始从事管理工作。

原以为，在管理的阶梯上可以更靠近决策中心，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没想到，位子越高，我就越不能得心应手。原来管理所需要的技能与搞技术完全不同，我既缺乏那种应付领导的政治手腕，又狠不下心来做开罪下属的决定。我这才发觉，自己的长处原来不是管理，乃是做前瞻性思考和分析问题。

我把专业上的学习和工作总是当作个“糊口”的工具，觉得这与“属灵”无关。其实我所奉行的，不过是“偏执的属灵观”，完全误解了耶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从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中我体验到：如果要在工作上胜任愉快，除了能力以外，必定要带着热情，带着好奇心和使命感。这些都与个人的信仰息息相关，有信仰作支柱，才能有恒心和毅力，勇往向前。经验告诉我，以前那种偏执的“圣俗二分”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那把上帝缩小了。

由于看到当时我所服务的公司（硅谷龙头）逐渐失去方向，又看到在新媒体时代，“消费者（个人）产品”逐渐取代“大型企业产品”，成为新宠，我开始对职场失去热情。这时，内心对阅读和写作的饥渴开始涌现，我再次想起了苏姐当年对我的期望。逐渐地，饥渴转为强烈的呼唤，我终于在2011年初退休，专心从事阅读、思考和写作。

很多年前，在我出国进修后，苏姐有次还藉着《校园》杂志“编者话”一栏向我喊话，呼吁我不要放弃写作。这种关心、提携后进的态度，虽然并没有开花结果，但一直深埋我心，不曾忘记。后来苏姐回到香港，创办《突破》杂志，这份刊物帮忙了不少青少年。可惜，苏姐在1982年因癌症英年早逝，在她的眼中我可能一直是个逃兵，这是我一生深感内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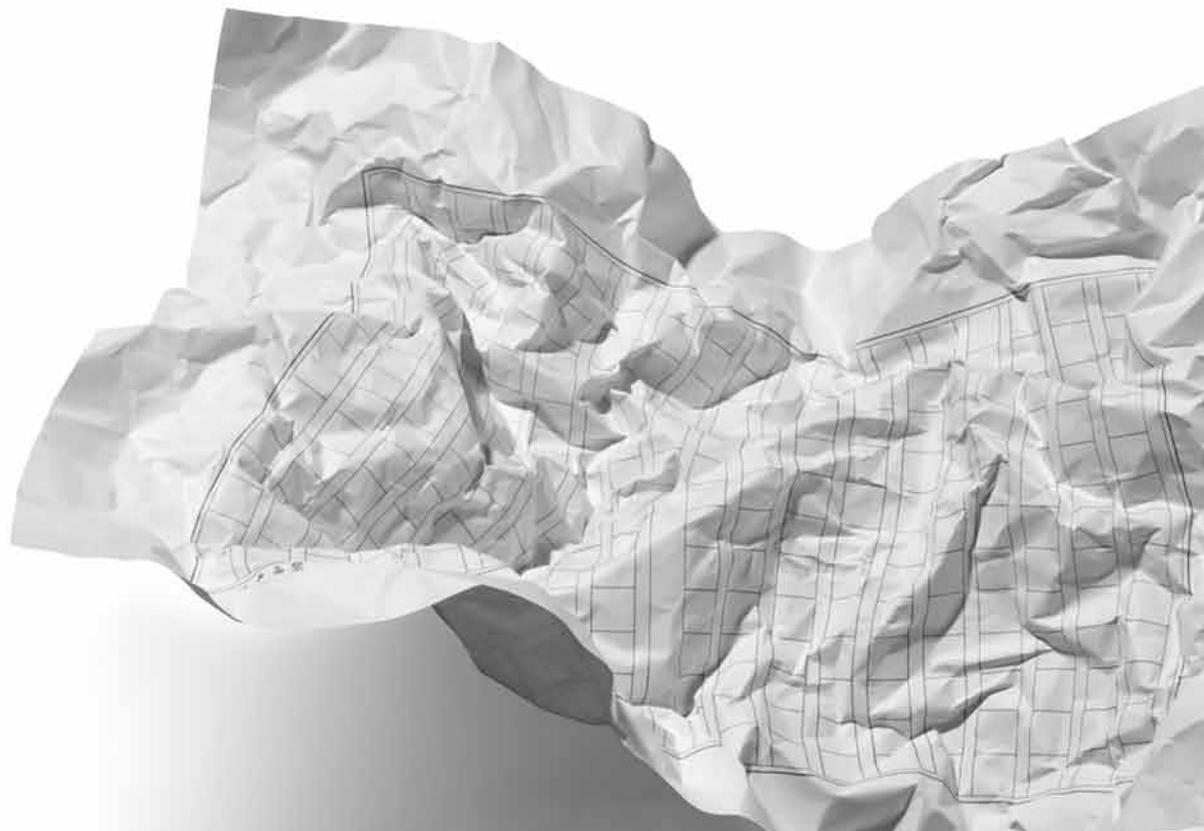
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胆子小，而选择走上文史的路，或者我能跟从苏姐的脚踪，在文字上作些贡献？人生路就是这样，航道一旦决定，就会影响终生。不过，纵然晚了，做还是比不做好。在精神上，我感觉如今真是如鱼得水，生活虽不多采，但却极其丰富。

人生最大的障碍就是认识自己的真相

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婚姻。其实，婚前就感觉两个人格格不入，并不合适。但是，我心中犹豫，既然已经交往这么久，分手似乎不近人情。其次，抱着希望，或许婚后会逐渐改善。第三，在一个强调“属灵”的气氛中，周围的人只关心“灵性”的热度，而不是兴趣、志向与性格的契合。

结果事实证明，婚后的问题更为尖锐。但因为“属灵”的教导，从来不敢面对离婚的可能。不但如此，外面还要摆出“见证”。一个破裂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是极大的。然而，一个要维持表面“和谐”的破裂婚姻，那个痛苦更大。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往往两个人都是受害者。我不打算公开讨论我的婚姻，也不想在此讨论基督徒可否离婚的问题。我只能说，从失败的婚姻中我深深体认到自己的残破。

年纪越大，那些虚浮的东西对我就越没有吸引力，我就越发珍视对真理和真相的寻求，也更谨慎避免教条主义的误区。从经验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最大的障碍就是认识自己的真相。我们每天照镜子，其实可能并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我一直以为自己走在科技的尖端和前沿。90年代中，有次我工作的老板当面批评我：“你没有冒险精神，总选择安全稳妥的路走，让他人去冒险。”我扪心自问，忽然意识到，我更关心分析利弊，我喜欢帮助他人走钢索，而从不自己带头





走，我其实并不适合做领导。

还有一次，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你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第一、害怕，你让害怕限制自己的发展。第二、你太关心别人对你的观感，这使得你无法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段话虽然不中听，却帮助我更了解自己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博客上的座右铭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是在提醒自己，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要。

我最近读到一则故事：有次，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一同去露营。半夜里，福尔摩斯把华生医生摇醒了，问他，往天上看，你看到什么？华生医生说，我看到好多星星。福尔摩斯再问他，从这些星星你怎样推断？医生点上了烟斗，慢条斯理地说：我可以推断出很多事情。从天文学来看，我知道天上有亿万个星系和星球。从星象看时间，我估计现在是半夜三点一刻。从气象来看，我知道明天一定天晴。从神学来看，我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和人的渺小。老友，你怎么看？福尔摩斯说，“华生，你这个笨蛋。有人把我们的帐篷给偷走了。”

人生充满了这种事例，我们可以把外界看得透透的，但就是看不见自己周边一些非常明显的问题。我们的盲点让他人吃惊。这就是人类的通病。我们被自己所蒙蔽，也被自己的文化圈子所蒙蔽。

我自认是个真理的寻求者。然而，回过头来看，我骨子里追求的，有时并非真理，而是“成就感”，特别是“属灵的成功”。

上帝的心比我们的都大

那种“用作好见证赢取自我价值”的想法非常普遍，也很有问题。我们不但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入门，也只能依靠恩典生活、成长，除此以外，我们无所可夸。基督徒并不比他人强。我能够稍微从那种狭窄的本位主义走出来，都是积累多年面对人类的虚假和自己的失败所得来的体会。真正的信仰，让我们敢面对自己的虚假和失败。

当年大卫王借刀杀了一个忠臣，夺人之妻。先知约拿单来跟他讲了一个富人欺负穷人的故事。旁观者一听，就知道，先知在“指着和尚骂秃驴”。但是，大卫王却浑然不觉，听了以后义愤填膺，

要除灭那个富人（《撒母耳记下》12:1-9）。他正义凛然，却对自己的错误完全茫然无觉！这正是我们的写照。

有次，耶稣告诉众门徒，他将要受害。紧接着，两位门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向耶稣求情，让她的两个孩子可以站在队伍的前面，成为模范生。这件事引起了所有其他的门徒的愤怒和嫉妒（《马太福音》20:17-24）。这也是个很传神的例子。类似这样的争论在《马太福音》里记载了三次！我想，上帝正在提醒我们，我们看得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我这几年来才开始体会当年苏姐留言的真意，她那时就已经看出我的偏执，从自己有限的经验作以偏概全的推演。在我所认识的前辈中，像苏姐这样真实又有洞察力的人不多，但还是有好几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谦卑、敬畏、爱人、真诚，再加上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厚重、朴实、忠诚。

越靠近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人就越少了。多数人急功近利，总在想，如何能更成功，更能推销自己，或如何让自己的机构更成功。最近出事的赵镛基牧师和高维理弟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回头看自己，经过种种人生的波折，渐渐地我比较能够面对自己的残破，也逐渐能够面对其他信徒的错误，以及基督教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上帝的心比我们的都大，他不仅活在教堂四壁之内，他更关心全体人类的共同的福祉，他的荣美和伟大远超过我所能体会的。

我认定，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奥古斯丁语），没有人能够宣称独拥真理。一个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不会去把持真理，也不会去操纵、扭曲事实和真相。如果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自然会超越宗派主义，以谦卑、宽广的心做真理的学生。我真正地体会了耶稣所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意义。

可以说，我终于从犬儒（愤青）以及乡愿（迎合他人）的两极中找到了支点：就是站立在那全真、全善、全能、全爱的上帝所设立的恩典中，不再被那些自划的，或是外加的圈子所限制，所牢笼。

那唯一能够支撑我们的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真理，而不是成就、表现、粉丝的数目、点击率，也不是薪水的分量、事业的成功、在基督教界的声望。因为在上帝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损坏的货物，穷得只有“接受恩典”的分时，退回原主不是太困难的事，只有上帝还乐意使用这样的人。

（本文蒙《境界》使用。题为：《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本刊选用时作了编辑修改。）



音符（外三首）

苏小和

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变成叽叽喳喳的琴键、和灵巧的装饰音
或者一条忽然划过的弧线
一条弧线落在五线谱上，做了莫扎特的句子。

总之，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爸爸忙着解释真理，妈妈叫卖新鲜面包
我们盘踞在台阶上，又吵又闹
发誓要变成上上下下的音符。

父亲之死

父亲是个英雄，他养活了很多孩子，抚摸过很多泥土
他相信好人必有好报，对邻居瘸腿的老人有求必应
为了雨水，他用扁担砍人，不过事后他道歉了。
春天刚开始，父亲感谢天空，还感谢田埂上自由生长的野草
即使这样，临死的时候，他依然忧伤地说，我不知道以后去哪里。
这是个事实。九十岁那一年，父亲在稻田里遇见了一个先知
“你打算带着年轻的妻子和更加年轻的谷穗一起去天堂吗”
父亲心中大惊，放下手上的镰刀，朝远处看过去
他看见女人隆起的肚子，看见新鲜的孩子在深处奔跑
水蛇在池塘里游动，去年死去的芦苇，今年长出了新芽
微风吹来远方的花粉，父亲感到自己的身体就要再次出生
“啊，生活如此诱人，我到底是死去，还是不死去”
他开始犹豫了，仿佛多年以来，他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静物

如果时间变成静物
应该是一把插在瓶子里的野菊。
周围散落着几颗核桃
一块棉布打着褶皱，垂到地上。

如果想象力再丰富一些
最好像摆在桌子上的瓷器。
一本旧书摊开，里面文字模糊
而另一本书站立，像白发的老师。

这样的联想有好处
时间令人头痛，我抓不住。
比如昨天中午明明存在过
但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她了。

我那明媚的昨天的中午啊
到底去哪里了。
昨天中午，妻子站在阳台上
我后悔没有把她画出来。

抒情诗

你熟睡以后，我开始对你的灵魂着迷
你的灵魂，比头发明亮，比乳房精致
我要像贼一样，偷偷摸摸走进去
我要看神的气息，在你的身体里流淌。

这是你的灵魂，无人能及的地方
我要看四条河流从这里流出
每一条河流都说着梦话
每一条河流，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在安静的时间里

费城

大地落满尘土，如此深沉的睡眠
那么多经年的事物都停止了争吵
我坐在时间的深处思量：
是谁将这沉重的暮色，暗黄的天空
打磨得如此明净？

古老的经卷在闭阖的岁月里
暗成了黑夜的一部分
寒冷逼近，凝结的星辰，在我的体内
擦着火柴，转身的时候，看清了
焦灼的星光下，一个人惨淡的一生

时间多么永恒，我们终于成为
自己的小小敌人。





圣地记行（上）

马荣

约旦第一印象

经十几小时飞行，我们一行三十六人抵达约旦首都安曼。约旦是穆斯林国家，几年前我去过另一穆斯林国家迪拜，那次下飞机第一眼看见的海关人员，一律白色长袍。出关后我也常看到穿白色长袍的男人，而女人则一律从上到下黑袍，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但这次我在约旦海关，所见官员均穿普通制服。我还见到服务台有一妇女，她仅仅用围巾裹住头发，脸全都露在外面。第二天早餐时，我后面坐着三个女子，其中只有一个是蒙面的，露两只眼睛，另两个脸都在外面，她们应当不是本地人。我问当地导游关于女人裹头巾一事，他说在约旦，穆斯林女人是可裹可不裹的，不像迪拜、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那些地方，女人是非裹不可的。

第二天我们经过安曼市区，城市的繁华程度和中国三线城市差不多，路边大多是三到五层的楼房，建筑多是方方正正。麦当劳，披萨等到处可见。约旦政府规定，外国旅游团的车必须配备随车警卫，我们的车上自然也有一位持枪警卫同行。每到交通拥堵的路口，他就跳下车来指挥交通，并让其他车辆停下，让我们的车先行。约旦全国约七百万人，首都安曼就有三百万，绝大多数人信伊斯兰教，但同属一个教派，所以国内没教派间冲突，不像伊拉克。约旦没有石油，这使得约旦人更倚重力气和智慧，教育比周边国家发达，并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输送了大量工程师、教授等技术资源，据说技术资源堪称本国第四大产业。

中午，我们被载到一家饭店用餐，而饭店外的平台上正有四个当地人在吃饭。我注意到，他们既不用西式的刀叉，也不用东方的筷子，而是直接手抓，无论是面饼还是盘中的菜。

田野上的地界石

在约旦郊外，导游指着田野上一堆堆石头告诉我们说，那些堆起来的石头就是所谓“地界石”，约旦人各家把自己的地界以石堆为记。我们望过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些堆起来的石头是很容易搬移的，约旦人显然并不担心石头被人移动。导游说，这些石堆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你不可挪移别人的地界”的地界石。在约旦，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4%，大部分则是回教徒。从种族上说，大部分约旦人是阿拉伯人，而根据圣经记载，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都和犹太先祖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庶出之子以实马利的后代；而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与妻子撒莱所生之子以撒的后代。虽然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种种冲突，但他们的信仰都是“一神”性的，而且，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也有相似性。

页岩水与旧约历史记载

到达安曼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迷失的古城彼特拉（Petra）。古城离安曼约四小时车程，行车途中，极目所见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旷野。导游介绍，约旦和大多数沙漠国家一样，极度缺水，每年春季下些雨，这些雨水都被收集储存起来供全年使用。四年前人们在安曼南部某片沙漠下面发现了水源，这些水是在石头中的，叫页岩水。约旦周边的其它国家有页岩油，但约旦没有油，只有水，且这水离地表很浅，仅离地面几十米。他



们请德国人帮忙钻了些井，将抽出的水用管道运往安曼，这些水占安曼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这大大缓解了约旦的缺水之虞。

导游还说到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大约在公元前1446年前，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上帝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路经现在的约旦南部时，众人抱怨没水喝，上帝晓谕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冒出水来。导游说当年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就是现在沙漠地下岩石中发现水源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走入圣经历史，我为圣经史实的奇妙感到惊奇。

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在教会听牧师讲圣经《出埃及记》中磐石出水的经文，我犹如听天方夜谭，难以相信。沙漠中的石头怎能出水呢？我的理性实在无法理解。但现在那磐石出水的证据就呈现在我眼前：上帝可以让磐石里蕴藏水源，上帝可以让沙漠中的石头冒出水来。我由此联想到圣经中许多神迹，许多用理性无法理解的记载，如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圈，耶利哥城城墙就轰然塌陷，城不攻自破。摩西用杖探入红海，海水就分开等等。磐石出水如果是真的，那其他的神迹也一定是真的。上帝既然能创造宇宙，上帝自然也能创造神迹。

失落的古城彼特拉与圣经对以东的预言

古城彼特拉在约旦南部，旧约称那里为“以东”。彼特拉整座城都是以岩石筑成的，又名“红玫瑰城”。它曾是重要的商业要道，古时阿拉伯和远东的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希腊和罗马，来往的商人都会在彼特拉停留。彼特拉的入口是一约二公里长的狭窄通道，如一线天，俗称“蛇道”，两边是高山，地地道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峡谷尽头处却豁然开朗，耸立着一座依山岩雕凿的庙宇，高有四十多米，宽三十米，名哈兹纳赫，意为“金库”。这雄伟的庙宇实际上是一个国王的坟墓。彼特拉古城始建于公元二世纪，曾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城市，最繁华时约有一万五千人居住。

但以东人在旧约时代就极为骄傲、狂妄、邪恶。圣经记载，当年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耶和華給他們的應許之地迦南，曾經路過這裡（以色列人和以東人原本同根：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撒有兩個兒子，一個是雅各，後來改名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另一個是以掃，就是以東的意思，也就是以東人的祖先。以掃本為長子，按古猶太人的習俗，長子可承受雙份的产业，但以掃拿長子名分向兄弟雅各換了一碗紅豆湯。後來，父親老邁，臨終前要給兒子祝福，雅各用計得到了父親最多的祝福，以掃因此更加怨恨雅各。這段兄弟倆因此結怨的故事在聖經《創世記》二十七章中有清楚記載。），以色列人向以東人借道，求以東人准他們路過，以色列人保證不碰他們田里的葡萄，不喝他們的水。但以東人就是不同意。以色列人不得不繞道而行（詳情可參看聖經《民數記》20:14-20）。在舊約聖經《俄巴底亞書》中，耶和華歷數以東的惡行：當猶大遭患難，強敵侵犯擄掠的時候，以東竟站在一旁袖手觀望，如同與敵同伙，甚至趁火打劫，掠奪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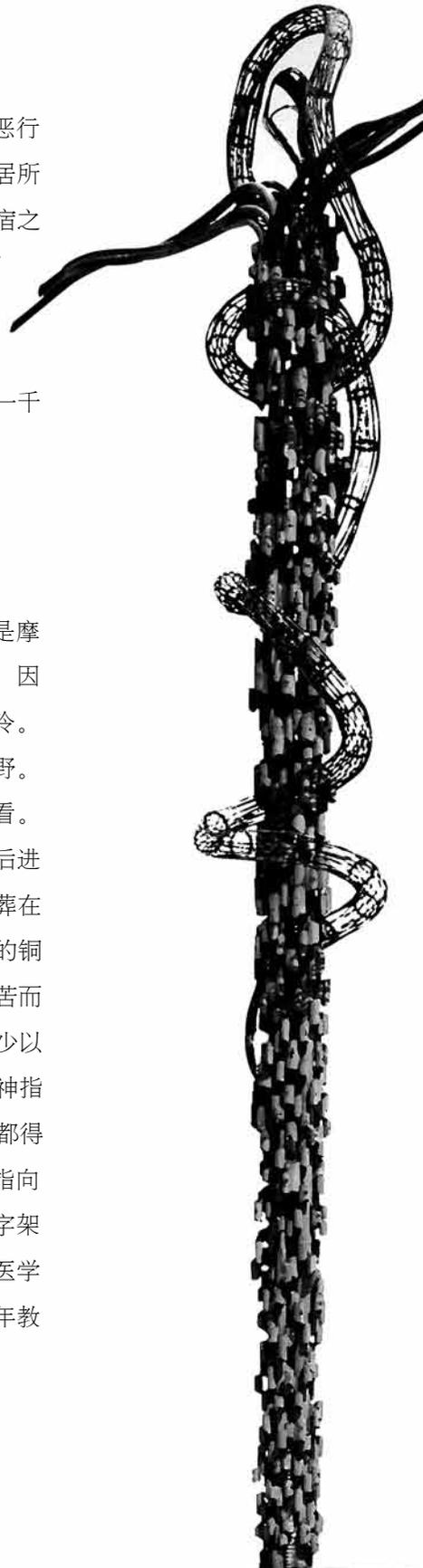
弟财产，更有甚者，他们站在岔路口，剪除逃离者，将他们交与敌人。以东人的种种恶行大大得罪耶和華，因此，在《俄巴底亚书》中耶和華让先知发预言：“住在山穴中，居所居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事情果真如此，比特拉古城果然衰败。因为人们发现了从内陆通往地中海的另一条更加好走的通道，因此，从这条路上经过的商人越来越少，终于在罗马人来这里时，少数留在此城的人弃城而逃。罗马人在这呆了不久也走了。此城荒芜了一千多年才被发现，现在该地是旅游地，也有人称它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尼波山——摩西曾在这里遥望迦南地

午餐后我们去了尼波山，这山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这山在圣经中有记载，它是摩西死前登临的一座山。这座山在安曼东北二十五公里处，山下是一览无余的摩押平原，因此，站在尼波山顶可以俯视死海，若是晴朗，可以远望以色列境界，甚至看见耶路撒冷。但我们到的那天有些雾，看不见“流奶与蜜”的迦南，只看见苍黄的沙漠和荒凉的旷野。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耶和華神带领摩西登临尼波山，并把迦南地指给摩西看。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最后进入迦南地的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摩西也死在摩押地，葬在摩押地，但他葬在何处，却无人知晓。如今，在摩西当年站立的地方，最醒目的标志是一根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以东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因旷野之苦而抱怨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的怨言惹怒了耶和華，结果在那地有火蛇出来咬死不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遭此灾变，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就求摩西为他们向神祷告。耶和華神指示摩西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仰望铜蛇的人，都得了医治（参见圣经《民数记》21:4-9）。这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其实是一个预表，它所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这个预表所指直到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才向世界呈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凡信祂的人，都可得救。基督的这种牺牲精神至今仍在影响西方国家的医学伦理，如今西方国家的不少医院仍以挂在杆上的铜蛇为其救死扶伤的标志。公元2000年教宗曾来到尼波山祈求世界和平，并亲自栽种了一棵橄榄树作为纪念。

不死的死海

离开尼波山，我们随车径直前往死海。车行约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我们





要夜宿的旅馆，那是一座很不错的旅馆，就坐落在死海岸边。到旅馆一办好入住，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换上游泳衣去死海漂浮。早就听说死海因含盐量高，且有多种矿物质，人在死海中是不沉的，果然我们走到水里约半人深时，身体朝后一仰，腿一伸直，身体就自然漂浮起来。据说死海的泥因富含多种矿物质，能治不少皮肤病，且对皮肤有不错的保养作用，北京有的美容馆用死海的黑泥做皮肤保养品，顾客一次消费价格不菲。我们一行人到死海后，下水之前，几乎人人都先用死海黑泥往身上抹。死海水极咸，含盐量高达37%，我在岸边看到两个拳头大盐块。那天游客不多，长长海岸线除了我们这个团的人，几乎看不到其他游客，诺大的旅馆也冷冷清清，据说是因为近来约旦和伊斯兰国打仗，这场仗吓退了不少游客，以至于约旦旅游业生意大减。

说到死海，还是得提到圣经预言，圣经称死海为“盐海”。旧约《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几节经文谈到盐海至终会“变甜”，而且，必有许多的鱼在其中，这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那预言的意思是，死海有一天在上帝的手中会变成不死之海，盐海有一天会变成能滋生万物的甜海。但导游说死海目前是真得在慢慢死去，因为每年流入的水越来越少，可蒸发的水并没有减少，死海水位现在以每年大约一米的速度减少，照此速度，五十年后，死海就得消失了。听到这个消息，同团不少人真为这次能来死海感到庆幸，想想多年后，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死海变成了一个传说，那多可惜。不过随即导游又说，目前已有挽救死海不死的方案：三年前以色列和另几个国家谈了个项目，要把红海的水引入死海。即抽取红海水并使之淡化，海水淡化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淡水，可供沿途居民使用；另一部分是更加咸的海水，这些海水可通过管道注入死海。按这个计划，每年约一亿立方米的浓度高于正常海水的水将通过管道注入死海，这样死海可幸免于死。其实，我们若相信圣经上的预言，就不必担心死海消失，死海不会成为一个传说，死海会成为一个见证，但死海变活、咸水变甜的见证何时会被世人看见，那就要看上帝的心意了。

死海古卷

死海漂浮之后，我们在旅馆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离开约旦去往以色列了。以色列的海关堪称世界上最严格的海关，过关前导游一再叮嘱千万别把照相机拿出来拍照，以免遇到麻烦。我们虽然是个团，但不能集体过关，得一个一个地过，同团的一个朋友被海关留下盘问了许久，甚至被问到他爷爷叫什么名字，这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这团人，没见过爷爷，也不知道爷爷叫什么名字的人不在少数，看来要去以色列，最好把族谱这节课先补一补，至少要补到爷爷这一辈。我们共经过五道关口，被看了五次护照才得以进入以色列。

一到以色列境内，我们就去参观昆兰，即发现石海古卷的地方。圣经的死海古卷是1947年被一个牧羊少年偶然发现的。当时那个少年人的一头羊掉进了死海附近的洞里，少年牧羊人为了让那头羊出来，就对洞里投掷石头，结果打破了洞穴里的瓦罐，因而发现了这些写在羊皮卷上的圣经经卷。死海古卷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以前一直有人怀疑圣经旧约的真实性，尤其是《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在耶稣降生前约七百写的，书中对耶稣的降生，受难等作了预言。因此有人一直怀疑，



《以赛亚书》是耶稣诞生后写的，但圣经死海古卷的发现证实了《以赛亚书》写作年代确实在耶稣诞生之前，也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性。

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圣地

三月十号晚上我们一行抵达耶路撒冷，第二天早上上了橄榄山。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东边，因满山的橄榄树而得名。在橄榄山上可看到耶路撒冷市区，非常美丽。橄榄山的对面是圣殿山，圣殿山上最为醒目的建筑是金顶清真寺。从橄榄山往另一侧看，可看到是东正教教堂尖顶。

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圣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了争夺这块圣地，自古以来，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残酷的征战。耶路撒冷先后十八次被夷为平地，但每次之后都得到修复。

橄榄山边上有一大片墓地，我问张牧师为何这里有这么大片墓地。牧师说，以色列人相信，将来世界末日弥赛亚会在圣殿山降临，而橄榄山正面向圣殿山，所以以色列人愿意埋在这里，将来最先迎接弥赛亚。从圣经时代到今天，橄榄山旁一直都有犹太人的墓地。而住在别地无法葬在橄榄山的犹太人，有的会取一把橄榄山的土放在自己的墓地上。

让岁月停留的街道

当年英国人管理耶路撒冷时规定，耶路撒冷的建筑外表必须是沙岩做成的，以保持城市原貌。因此耶路撒冷市内老城区仍是数百年前老样子：窄窄的巷子，石头铺的路，两边是各式石头房子，没有一栋是木头盖的房子，这大概是由于沙漠地区缺水，树少木头紧张的原因吧。有些房子看上去像百年老屋，但实际上是几年前才盖的。

耶路撒冷的建筑很有特色，发现这一点是我小女儿Eleanor此行意外的收获。Eleanor是Rice University建筑系大四的学生，她特地请假和我们一起去了圣地（我们团里还有另一个女孩是陪妈妈一起参加圣地行的），一路上她不仅听导游讲解（以色列的导游是中国人），虽然讲解是中文，但她记录的是英文，同时还画速写。她觉这趟与父辈共同经历的朝圣之旅意义非凡，我们不仅共同见证了圣经、圣史、圣迹的真实，也经历了灵里的复兴。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早点到圣地看看（当然，大部分年轻人还需要父母支持旅行费用），而不是象父母辈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才去圣地。一路上，她真是如鹿渴慕溪水，导游的中文讲解，她没有听懂的词句，总是仔细询问，或者翻开英文圣经对照。她的速写本上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关于圣地圣史的文字记录，还留下了珍贵的圣地街景速写，耶路撒冷的街道和建筑激活了她的一些设计灵感。

自从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在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建立了圣殿（又称第一圣殿），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的中心和最神圣的城市。公元前五百多年，巴比伦占领并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城中的圣殿。数十年后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允许犹太人重建圣殿，即第二圣殿。它在公元六十六年



被罗马人占领并拆毁，只留下部分西墙的地基。后来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并在西墙地基上建了清真寺，这使得西墙地基一直保留到现在。犹太人千百年来经常到西墙这里哭泣，以怀念他们被毁的圣殿，所以它又被称为哭墙。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但耶路撒冷则归联合国管。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占领了西耶路撒冷，而约旦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在1967年6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自此整个耶路撒冷都归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立法：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对犹太人来说没有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是无法想象的。

把心靠在哭墙上祈祷

在耶路撒冷住下后的第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去哭墙看看，我们欣然同意。耶路撒冷城市不大，我们入住的酒店在市区，走路到哭墙不远，穿过马路和几条巷子就到了。巷子两边有很多店铺，有些已经关门，有些还在营业。我们步行约半个小时就到了哭墙，那里灯火通明，不少人在那读经祷告。墙前面是一块空地，像个小广场，中间有半人高的栏杆隔了一半，分男女两边。广场中间有水池，好几个水龙头，每个龙头下还用金属接了个小罐子，这是让人洗手用的。对犹太人来说到哭墙来是件极神圣的事，必须洁净。旁边有个木头盒子里面有很多小白帽。以色列人认为，上帝就在上边，男士头顶上带个小白帽，是对上帝的尊重。我们去的这一行人，也都洗了手，男士戴上小白帽，先后到哭墙前祷告。有的人说，他的手一摸到哭墙，眼泪就下来了。有的人说，在哭墙前祈祷的时候，对自己属天的身份有了新的体认，相信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

门框上的盒子



到以色列的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时，我们注意到门框上有个小盒子，当时有点疑惑，门上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但谁也没问。后来参观大卫墓，有人见街边住户的门框上也有小盒子，就问张牧师，这门上的盒子是干什么的？张牧师说，这盒子里面放的是一段圣经，是旧约《申命记》6:4-9中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門框上，并你的城門上。”

牧师又说，犹太人几乎家家户户门上都有这么个盒子，即使是城墙的门，也会在某处有个洞，放这段经文。因为他们遵循经上的吩咐：“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門框上……”

有人问导游张牧师，以色列安全不安全？张牧师说，以色列是很安全的。他给我们讲了件事，他有个上小学的孩子，有时孩子的同学家里有聚会，他就在门口拦辆出租车，把地址，车费和小孩一起交给出租车司机，让出租车把孩子带到同学家，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张牧师说以色列的安全问题都是由别人造成的。我又问，晚上在外面随便走走，在大街小巷逛逛应当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吧？张牧师说，完全不用担心。以色列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社会之一，这应当和以色列的信仰中有遵纪守法的教训有关。圣经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上帝藉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和律法，上帝亲自将十诫用指头写在石板上，这石板被所罗门王放在圣殿里，被以色列人视为最尊贵和神圣的东西。以十诫为代表的摩西律法是犹太人的生活 and 信仰的准则。也是最初的法律条文。圣经旧约《申命记》第五章记载：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念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为何以色列人永远是以色列人，为何以色列人流亡到别的国家数百年上千年也难以被同化，是因为他们的信仰。（部分史地数据和相关资料是由百度或谷歌网上查询而获得。）

在距离上帝 最近的地方祈祷

范学德

世界上只有这一面墙，将近两千年来，上帝的儿女一摸着它祈祷，泪水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它被称为“哭墙”，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旁，人们说，它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2015年3月10日晚上七点多钟，当我也抚摸着哭墙祈祷时，刚说出两个字：“主啊！”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当晚，我在一个朋友的微信群里写下了两行字：

我触摸到了那千年的冰冷
纸条上白色的雷击。

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被称为诗，但那雷击般的感觉却刺透了心。

那天下午已经被雷击了一次，就是在花园冢看到耶稣的坟墓空了。以至于晚饭后怎么也无法呆在房间里，于是，和蔡子钦兄约定，出去走走。我们的旅馆离哭墙不远，出了门第一个路口左转，走到头，右转，然后，一直走下去就是了。

走了十来分钟，看到了一个华美的城门，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耶路撒冷城墙中最美的大马士革门。我们来不及欣赏它的美丽，就被热闹的集市包围了，小小的广场摆满了小摊：卖水果，蔬菜，服装，头巾，小工艺品。过了城门，就是一条小巷子，巷子两侧是黝黑的大石头屋子，临街的房子都成了小铺子，卖主似乎已经习惯了我们的脚步匆



匆的游客，微笑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脚下的大石板也沉默无语，几百年来，上千年来，它们承受了无数的脚印，先前的脚印又很快就后来者压上。我们的身后没有什么人，吞没我们脚印的是黑夜。偶尔，这一侧或者那一侧，出现了一个小巷子，小巷深处，也吞没在黑暗中，还有那巨大的静默。

时而，头上一个拱门，桥洞，一两盏灯高悬，灯光暗黄，拱门上的人家窗户紧闭，桥洞里的石头墙古旧，一个人站在洞中看手机，一条路还向前延伸，大石板还是方方正正。

过了安检口，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哭墙到了。我们俩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全部的耶路撒冷，那时，哭墙四米前还有一些破旧简陋的房屋和店铺，以色列政府将它们全都拆了，把空出来的地方修成了可容纳数万人的大广场。

以色列国旗高高飘扬，广场外部，游客已经不多了，还有人陆续来到，女性到右手边供妇女祷告的区域，男的到左手边。在哭墙前，男女分开了。

哭墙，希伯来文是Hakotel，英文写作Wailing Wall，或者Western Wall，它被中文又翻译为，西墙，或叹息之壁。公元七十年，罗马人摧毁了第二圣殿，就像耶稣此前将近四十年预言的那样，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唯一残存的圣殿遗迹就是一面墙，就连这面墙也不属于圣殿的结构本体，它乃是为大西律王所建用来支撑整个圣殿山的挡土墙的西侧残余。因此，它虽然不是圣殿本身

的一部分，但却是最靠近圣殿的建筑，成了圣殿所在之处的最后残迹。¹

一想到这是“唯一残存的圣殿遗迹”，我的心渐渐变了，现在的我，不是一个观光客，而是一个朝圣者，那被耶稣称为“我父的家”的圣殿，也是他为之而哭泣的圣殿，如今只剩下了这最后一个残迹了。

我们慢慢朝哭墙走去，在邻近哭墙的地方，拿到了一顶白色的小圆帽，它叫做 Kipa（圆顶或头巾）或 Yarmulke。自古以来，犹太男子戴着它，象征着承认上帝在我之上。

我站在了哭墙前，手触摸到了古老的石头，心立即颤抖，刚说了两个字“主啊”，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哗哗地流出来。

“主啊，赐恩典的上帝啊，怜悯我们，赐下你的大怜悯，怜悯我们。”

想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我的骨肉同胞，我切切地恳求，主啊，赐你的大怜悯，带领我们回家，保守我们住在你里面，让你的爱日夜环绕着我们。

我呼唤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求主怜悯。

我的脸贴到了哭墙上，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哭泣，哭泣。我听到了旁边祈祷的人也在哭泣，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也是我的兄弟，上帝疼爱的儿子。

只有孩子，上帝的孩子，才会在哭墙前哭泣。

安静了一会儿，额头贴着大石头，再一次为我的祖国祈祷，主啊，怜悯中国，怜悯我的骨肉同胞，带领他们归向你。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主，除了耶稣基督，别

无拯救。

再一次为自己祷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面对着哭墙，我一步步退后，后面，还有人走到哭墙前祈祷。这一侧，几个犹太人坐在椅子上，一边读希伯来圣经，一边祈祷；另一侧，十几个犹太人站立着，一边大叫，一边祈祷。看到了两个犹太小伙子祈祷后高兴地笑了，然后自拍，我赶紧抢拍他们的笑脸，没想到，我和他们一起，都进入了蔡子钦兄的镜头中。

我们两人离开了哭墙。但震撼还在心里。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在靠着你的圣地祷告。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烧毁时，六位天使曾坐在圣殿的残墙上哭泣，天使的眼泪滴进了石缝里，从而令西墙永不倒塌。

此后，犹太人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浪，受到了种种迫害。千百年来，住在犹太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只要一有机会，都会来到哭墙祷告。哭墙成为“令人哭泣的地方。”

没想到，我很快就有了再到哭墙的机会。回到旅馆后，看到几位朋友正在大厅，他们听说我们刚从哭墙回来，也想去哭墙。这个要去，那个也要去，浩浩荡荡，我们二十六七位就一同出发了。

这一次到了哭墙前，我才细看了这面墙，这些巨大的石头，和石头缝中的纸条。根据网上的资料，哭墙高约二十米，长约五十米，由十二层的大石块砌成，1992年据考古学家透露，他们在“哭墙”发现五块巨型基石，它们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约长13.6米，宽4.6米，高3.5米，重达五百七十吨，据说是世界上第三大人造巨石。哭墙现在的石头，最高层属十九世纪的土耳其时代，中层属回教时代，只有最低层的石头来自将近两千年的大希律时代，圣殿被毁后的遗址。

我抚摸着哭墙再次祷告，这一次充满了感恩和赞美。主啊，感谢你，你给了我生命，又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虽然我不成器，但你一直扶持我，引导我，用无尽的爱恩待我。主啊，感谢你。

我默念着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几位弟兄聚到了一起，看到了附近的犹太人一边读着希伯来圣经，一边祈祷，我们也要读经祈祷。我们没有带书，但大家有手机，我建议读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因为虔诚的犹太人，每天会把这篇诗篇读三遍，作为他们的祈祷，说不定现在就有犹太人用希伯来语读这首诗篇哪。华欣牧师打开了手机，我们一起诵读：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華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華有恩惠，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華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華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在肃穆的哭墙广场上，我们诵读的声音轻轻地飘荡。耶路撒冷的夜色，真美好。

注释：

1 《犹太信仰之旅》 Rabbi Wayne Dosick
著，刘幸枝译台北，圣经资源中心和橄榄出版社
联合出版，2005年，第472/473页。

当我谈信仰时，我谈些什么

任晓雯

一、关于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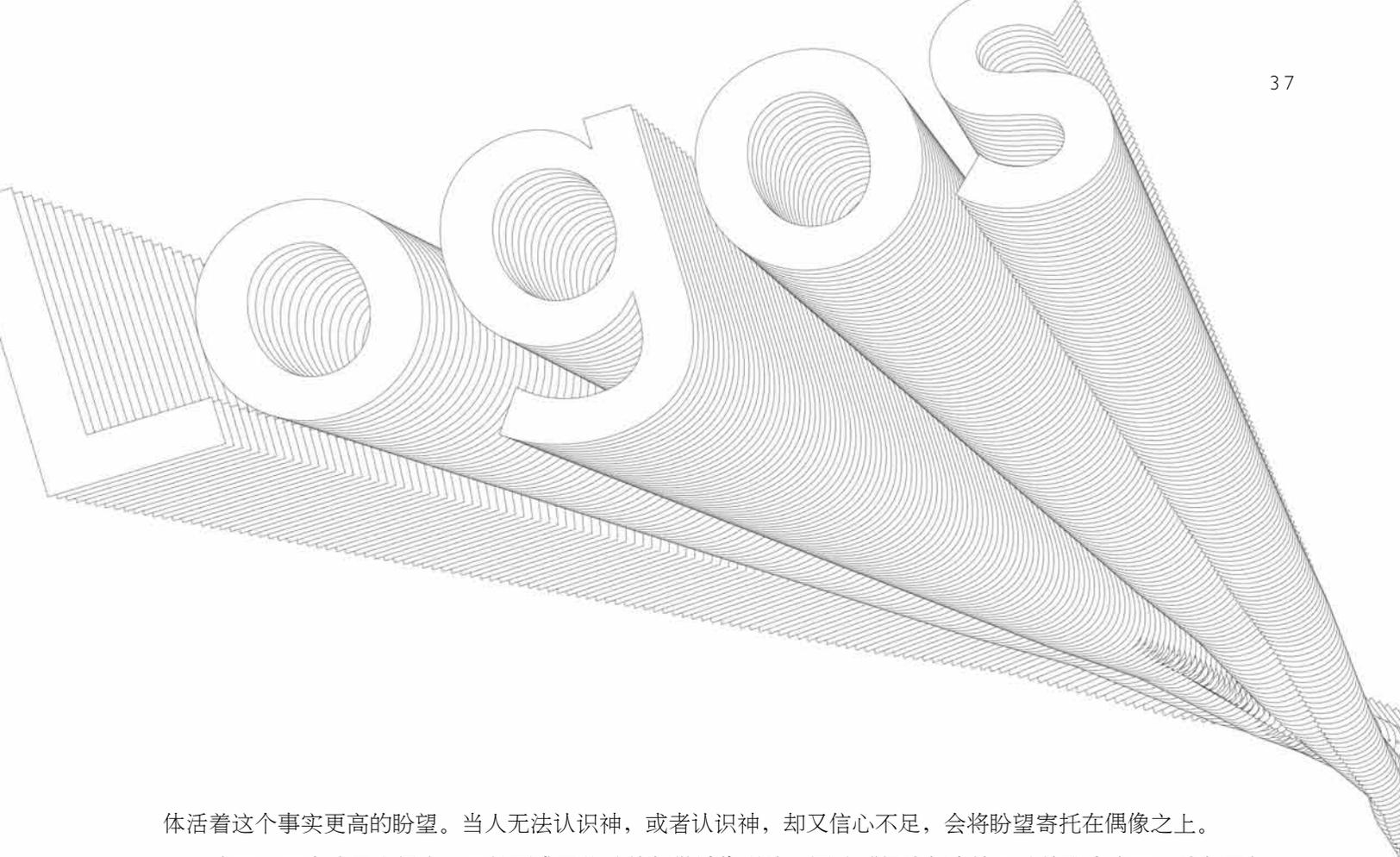
摩西十诫，第一条确认耶和华是唯一神；第二条指出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第一条“别的神”，即指第二条的“偶像”。

提姆·凯勒对“偶像”定义道：当我们的心将某些事物“奉为神明，以它们为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得到它们，它们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保障、安全和满足”，这类事物就成为了偶像。名声、钱财、事业、爱情、政治、知识……都可能成为偶像。

提姆·凯勒甚至说，生命中美好的东西，尤其容易变成偶像。举小说《魔戒》为例，黑暗的权能之戒，会败坏任何使用它的人——包括那些寻求自由公义之人。托尔金专家Tom Shippey说它是“心灵扩大器”，将心中渴望放大到偶像化比例，从而使拥有高尚目的者，不择卑鄙之手段。他们沉迷其中，被无限增强地奴役，最终跌倒于偶像化了的渴望之下。（参见《诸神的面具》）

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警官沙威，也是视佳物为偶像的典型例子。他将法律看作最高法则、万物尺度、人生意义所在。但在冉阿让救了他，他也放过冉阿让之后，他发现了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沙威）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一个上级：上帝。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法律这个偶像崩塌了，“他（沙威）被感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他觉得自己空虚、无用，脱节……毁了。他跳入阴冷的塞纳河中。

提姆·凯勒说：我们的内心不去敬拜上帝，就会敬拜偶像，没有中间状态。人为什么有敬拜冲动？在我看来，人有探求生命意义的本能，也有面对死亡问题的恐惧，人需要有比肉



体活着这个事实更高的盼望。当人无法认识神，或者认识神，却又信心不足，会将盼望寄托在偶像之上。

摩西上西奈山四十昼夜，百姓要求亚伦为他们做神像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虽然此前不久，百姓曾目睹耶和華降临，但在稍纵即逝的敬畏之后，他们又对不可见的神失去信心，希望信靠看得见的人与物，比如摩西（认为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又比如偶像（造金牛犊）。

相比这些“硬着颈项的百姓”，大先知摩西也没好到哪里去。这位与耶和華面对面，如朋友般交谈的摩西，在耶和華应允请求，同意与以色列人同在之后，继续请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的应允也无法满足摩西，他希望亲眼见到神的荣耀，才能确定神的同在与大能。

我们有与生俱来的对神的渴望，却困于经验，囿于肉身沉重，惑于“眼见为实”，愿将确信托付于可见之物。不认识神的，难免把世界上的人与物作为偶像；认识神的，难免有将无限的神拉低到有限的感官范围的狂妄。（求神迹的心理就是一例）因此加尔文对不可拜偶像的理解是：“这条诫命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禁止我们将无法测度的神局限于我们感官的范围，或以任何形体代表他。第二部分禁止我们在宗教上敬拜任何形象。”

然而，人的历史，就是不断背弃神的诫命的历史。一次次以他人为偶像——政治偶像引发政治浩劫，文化偶像扼杀文化丰富，宗教偶像引起纷争、流血、人与神的阻隔。当下更有不少宣称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事实上转而以物为偶像——拜金、拜权力；或者以自我为偶像：我是绝对真理，我是至高无上，我没有敬畏因而能够为所欲为……难怪加尔文指出：人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

二、不可见的无限

人渴求“可见”，但因偶像的可见和有限，它们最终难以填补人心当中的终极空缺。托克维尔观察美国时说：一种“奇特的郁闷萦绕着那些在丰富之中的居民”。美国人相信物质繁荣可以平息他们对快乐的渴望，但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盼望是幻觉，“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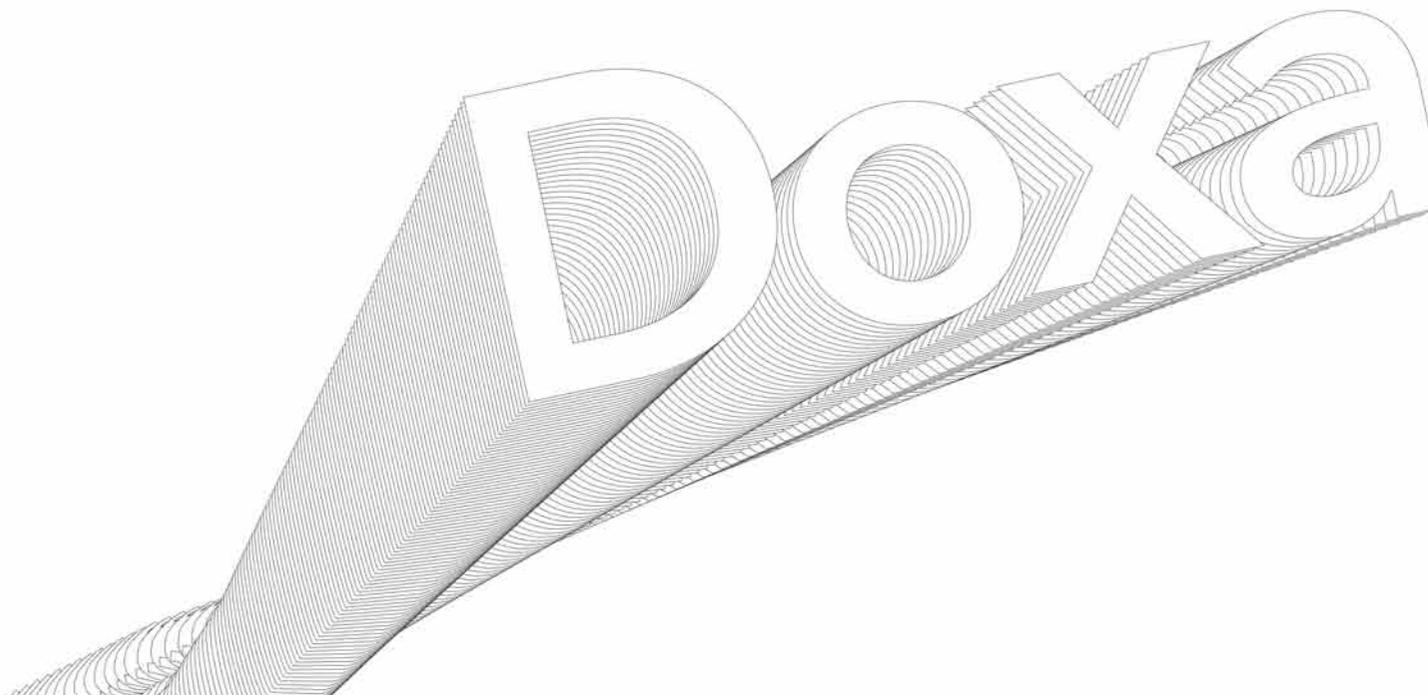
空虚的情圣、不快乐的富翁、内心煎熬的名人……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人生需要标杆，否则生命变成一团没有方向的虚空；而当人以世上可见的人和物为标杆时，又必然通往生命的无意义，因为世界上的喜乐（欲望）是不完美的，我们无法藉此将人生从痛苦与无聊的摇摆之间解脱出来。人存在于世的终极价值，无法从肉身及可见物推导而得，它们只可能来自高于肉体的地方。

更何况，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圣经《传道书》6:12）“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圣经《诗篇》90:10）倘若没有灵魂，没有比肉体、比世上的人与物更高的东西，一切意义将随着生命消失而灰飞烟灭，归于虚空。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岂是随意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岂是白白承担诸多劳苦烦愁，然后白白死去？

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虚无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虚无，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相比老话说的“不知生，焉知死”，我更愿相信：“不知死，焉知生。”

如果不将有限置入无限之中，有限本身就没有意义。神将对永恒的渴望，放在人心里。读书人想立身后名；艺术家想创传世作；帝王造像、立碑、风干死亡的肉体……普通人也试图使生命留下痕迹，所以拍照、录像、写日记。然后，在无限的时间面前，人的这些行为都是有限。估且不论碑是否倒，文字是否失传，照片是否褪色，如果我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与活着的肉体相关的一切，那么身后之物再长久，也与生命本身无关。

因此，叔本华所描述的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的人生，是一种绝望状态。提姆·凯勒区分了伤心与绝望：“伤心是源于失去了某件好东西，其痛苦可以用其他的事物来抚平和安慰，因此如果你在事业上遭受到挫折，还可以在家中找到安慰而得以度过。但绝望则是无法被安慰的，因为它是源于失去了一件终极的东西。当你



失去了终极的生命意义和盼望时，没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帮助你度过，因此你的心灵就破碎了。”

在此意义上，神的超验不可见性，实在是对人的恩典。耶和華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圣经《出埃及记》33:20）神必须超验地存在，才能让人持续保持仰望和敬畏。而人在仰望与敬畏那无限的、至高的不可见者之中，才能得到广大与真正的自由，获取向上与超拔的力量，使我们不至困顿于痛苦和无聊，受制于有限和罪性，沉迷于肉身沉重和人生虚无。正是因为怜悯人的软弱与短视，神才不让人见他的面。

三、看、听、信

正因神是不可见的，人的信不能建立在看的基础上。“眼见为实”的需求，最终只能导致拜偶像。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圣经《约翰福音》9:41）又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前者表明理性的狂妄，它会遮蔽人对神的认识；后者表明终极的信心，它出自对不可见的无限仰望。

人是一种视觉造物，他的生活空间已为他能看见和把握的东西所界定。人通过“看”这种理性行为获得知识。“‘看’在西方思想里占据着核心位置，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于‘看’。通过‘看’，人们形成了人生的方向感，得到了效用。”（汪丁丁）

然而，当我们谈及“信”，意味着必须承认：人不把“看”当作他自身全部，他的世界也不由他所见之物来界定。在肉体视野之外，在人类理性之上，存在更高的秩序、更恒定的法则。“信”超越了“看”。这也是为什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11:1）“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奥古斯丁）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所认知的，不过是局部的“意见”，但在各个局部意见之间的对话中，另有自行显现的世界秩序，他将它称作“logos”。柏拉图则认为，人基于局部经验看法叫“意见”（doxa），对“意见”的超越，则是“知识”（epistem），知识是认知真理的过程，是“真理自行显现”的过程。在古希腊人观念中，人由“看”而得来的知识都是局部的，那个终极的logos、真理，是超越人的局部经验的，来自作为整体的无限远的至高者。

既然“看”作为一种经验方式，是有局限性的，那么通往无限的“信”从何而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圣经《罗马书》10:17）即：信仰不是思考所得，而是来自聆听。是聆听、接受并回答的表现形式。信仰是接受不可见，不可想。但并不是说，信仰与理性相悖。信仰恰恰是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信仰是意义的赋予过程，人只能在那种支持他的意义的框架下行动。不证自明的“我信”包括：我是否相信在人的有限的理

性之外，存在恒定真理？我是否相信关于善的法则，是被普遍放置在人心之中的？等等。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和“作为一种关系的善”。前者因表现了善之共相而被称为善，后者因成为有用之事而被称为善。摩尔在此基础上说：“善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首先，善是简单的（simple），其次，它是非自然的、不是自然界有的（non-natural），即：它是抽象的、看不见的；最后，它是不可定义的（indefinable）。综合起来，即：善这个概念是不可被定义的、也是抽象不可见的，无法被论证的。这种无法被论证的简单概念，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理性的起点”。任何理性都会回溯到某种不证自明的“我信”。这样“理性的起点”，是被放置在人心之中的。

这是为什么，神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善恶的绝对标准在于神，不在于人。人自以为神，自行分别善恶，会将于己有用之事当作善。这种利己心就是堕落和罪性。这也是为什么，倘若不认为真理来自更高的绝对者，人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局限，容易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是真理化身。

四、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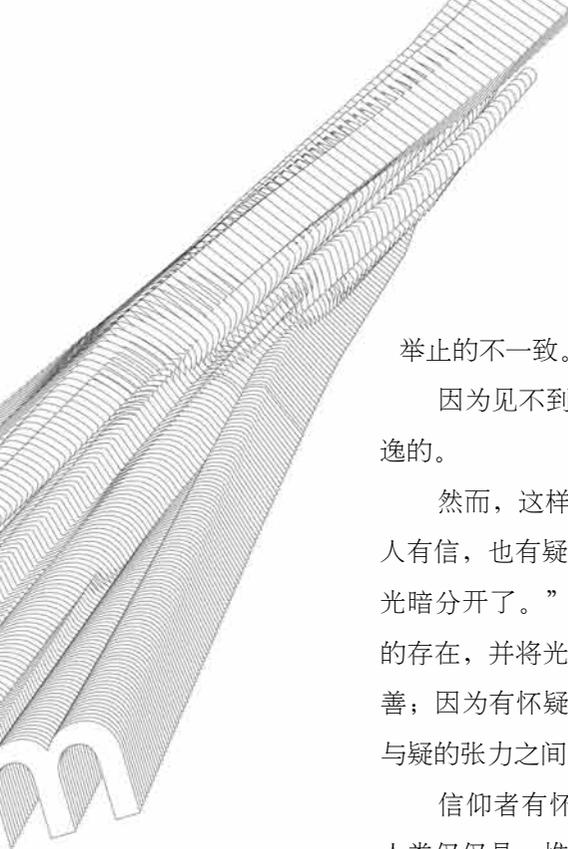
正因以上种种，在承认“我信”的同时，也要承认另一个事实：“我怀疑”。神赐名雅各“以色列”，以色列是“与神角力”之意。它暗示着：人的信仰之路从来都是一场艰辛的“与神角力”，充满着怀疑、抗争与背离。

比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不信的时刻。他不信神能赐予平安，为求保命而谎称妻子撒莱是妹子；他不信神能赐予后裔，同意娶妾生子，导致家庭纷争，乃至未来历史中的民族纷争。

比如以虔诚闻名的圣女小德兰，死前几个星期陷入绝望的怀疑：“一种最坏的无神主义诱惑在猛烈地攻击着我。”

又比如特蕾莎修女也有秘密的信仰危机。《特蕾莎嬷嬷：成为我的光明》（特蕾莎书信汇总）一书披露，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三个月，她在给精神密友迈克尔皮特的信中写道：“耶稣将赠予你特别的爱……但是对于我，沉默和空虚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想看却看不到，想听也听不来。张开了祈祷的唇舌，却发不出声音……我想你应为我祈祷，以使我能让基督有一个慷慨的选择。”大卫·毕摩写道：“一些信件公开有悖于她（特蕾莎）的期望，尽管她要求销毁一些信件，但是最终还是被她的修道院所保留下来。在四十多封未曾公布于众的信件里，特蕾莎抱怨烦躁、黑暗、孤独和痛苦，将地狱的情况和她所经历的做了比较，她说，这让她怀疑天堂的存在，乃至上帝。特蕾莎强烈恐惧于内心世界和公众





举止的不一致。”

因为见不到神，因为肉身沉重、内心软弱，“信”对于人来说，并非全然的、一劳永逸的。

然而，这样的沉重与软弱，何尝不是出于神的秩序？在神的秩序里，有光，也有暗。人有信，也有疑。上帝全然掌控，又给人以自由意志。创世之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圣经《创世记》1:4）神并不因为“光是好的”，就消灭暗，他允许暗的存在，并将光与暗分开，形成秩序。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别光；有恶的存在，才能认识善；因为有怀疑，才能更坚信；人作为如此渺小的受造物，能够拥有自由意志，能够在信与疑的张力之间，施展想象力和理性的能力，这何尝不是神的大能与美意。

信仰者有怀疑，与此同时，无信仰者也并非封闭自足。唯物主义者难道不会疑虑：人类仅仅是一堆蛋白质组合吗？在我们可见的、物质的世界之外，难道没有别样的存在？马丁·布柏写过一个小故事：某位启蒙运动追随者，听说伯弟柴夫有一位拉比，就去与之争论。拉比对他说：“孩子，那些与你争论的神学家白费口舌了。他们不能把神及其国度摆到你面前的桌子上，我也不能。但是，孩子，请你想想，那也许是真的！”这个“也许”击败了年轻的无神论者。

信仰不是可以被“摆到面前的桌子上”的东西，它不可见，也不能被演示。然而，人的肉身所能见、理性所能认知的领域，是不是一个绝对性领域？如果一个人还没骄傲到自认为宇宙真理的话，他就得承认：这个领域只是人类存在乃至整个存在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里的事物不具有终极性质。在肉身之外、理性之上，永远存在着那个“也许”的诱惑——那也许是真的呢！也许上帝存在呢！

由此，信仰者会受到无信仰的侵袭，反之亦然。“在这种疑惑与信仰、诱惑与确定之间的不断竞争中寻获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命运归宿的基本模式。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疑惑使双方不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成为双方交流的通衢。疑惑可使双方避免沉溺于完全的自满自足中；它使信仰者向疑惑者开放，也使疑惑者向信仰者开放：对一方来说，他分享无信仰者的命运；对另一方来说，信仰还是一种挑战。”（约瑟夫·拉辛格）

有一首赞美诗，每次吟唱我都受感动。诗唱：“我真无法解释，天天疑惑，天天相信。”在我看来，没有怀疑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对于信仰者而言，勇于面对疑惑，才能在信仰之路上前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圣经《哥林多前书》10:12）人是软弱、多疑、时时站立不稳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才可能加固信心。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所以，我愿天天疑惑，天天相信。持续祷告、仰望与敬畏。



为真理而爱

刘同苏

神是爱，爱却不是神

神是爱，但神却不仅仅是爱。爱只是神的一重属性，而不是神属性的全部。神也是真理；在神的生命里面，爱与真理反合性地共存。神的属性不可能反对神的属性。若是一种爱要排斥真理而独占神属性的全部空间，这种爱一定不再是神的属性。爱只有与真理共存，才成为神的属性。排斥真理的爱肯定不是神的爱。“神是爱”与“爱是神”不可以互换。在“神是爱”的命题中，“爱”不过是“神”的宾语，表明爱只是神的属性；神不等同于爱，因为神大于爱；作为神的一重属性，爱并没有穷尽神的全部存有；神包容着比爱更多的属性，从而，神在是爱的同时，也是真理。“爱是神”的命题则表明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后一命题中，“爱”被置於主语的位置，“神”成了爱的宾语，从而，“爱”被等同于“神”，甚至于凌驾于“神”之上（“神”作为宾语，成了“爱”的解释或修饰）。“爱”与“神”互通从而等同，意味着爱充斥了神存有的全部空间，神的其它属性便无存身之地。“爱是神”用神的一重属性伪冒神本人，由此，既扭曲了神的形象（即把神下降到一重属性的地位），又

误解了爱本身（即将神的一重属性扩大为神）。

生命是综合的，从而，生命的属性不可分割。唯有彼此交织融合，神的属性才作为神的属性存在。只有交融成为水的时候，氢和氧才作为水的分子存在。若将它们彼此分离，氢仍然是氢，氧依然是氧，但它们却与水没有关系了。爱与真理也是这样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才成为神的属性。作为神的属性，从来没有独立而自在的爱；为爱而爱的爱不是神的属性。同理，真理作为神的属性也不是全然独立的，神的真理也不会为真理而真理。只有为真理而爱，爱才成为神生命的属性；同样，为爱而坚守的真理才是神生命的属性。爱和真理都不能成为唯一的绝对终极；作为神生命的属性，它们不过是互为目的的反合存在。没有爱的真理是冰冷的；没有真理的爱是混乱的。唯有爱与真理交融而成的神的生命本身才是唯一的绝对终极。

“爱你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约翰二书》2）。爱不是自身的目的；真理是爱的目的，从而，真理成为爱的规定。爱不能爱到不要真理；不要真理的爱已经在反对自身的目的。“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约翰二书》6）按照真理去行的，才是爱。今天在教会中流行的某些观念与约翰二书的教导相去甚远。相当多的人认为容忍违反真理的事情，就是爱。这种观念把爱与真理完全对立，似乎爱就是容纳对真理的违反，越是包容违背真理的事情，爱就越大。其实，离开了真理，爱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真理（爱的目的），就没有真正的爱。神的爱没有取消地狱，意味着神的爱没有绝对到不要真理或包容罪恶。

爱不是物态的客体，而是能动的生命

爱是一种生命形态，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更形象地说，爱是一种活法。只有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活出爱的时候，他才处在爱中。只有让爱成为自我的生命，爱才存在于自我之中。只有以爱的生命，才能进入爱。与生命无关的，就不是爱，因为爱就是活出来的。

爱是主体之间的生命关系。严格地说，关系只能存在于主体之间；只有被主体化之后，客体才可能进入关系。当我与一物具有关系的时候，该物已经成为“我的”；“我”的生命印记使该物被主体化，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客体，而承载了“我”的自我。主体就意味着能动。能动就是自己能够行动，就是具有动能（自己行动的能力）。爱不仅是关系的一种，而是关系中的关系，是至上的关系。爱不仅只能发生在主体之间，而且要求关系双方生命的最大投入。爱到死去活来，方为真爱。爱就是舍己；只有将自己完全投入爱中，才获得了爱的自我。没有生命的投入，就不在爱中。爱是最高的能动现象（即自我的完全倾倒）。不爱，就不在爱中。

在教会中，谈到“耶稣爱我”的时候，总是群情激昂；一讲“我爱耶稣”，声音马上就小了许多。近些年来，还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说是你爱不爱耶稣都没关系，反正耶稣爱你。这种“只要耶稣爱我，不要我爱耶稣”的说法（更确切地说，是活法）完全误解了爱的本质。爱是

主体生命之间的关系，从而，爱只存在于能动的爱者之间。爱从来不是单向的；爱就是爱的生命与爱的生命相遇。爱不可能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在爱中，没有完全被动的绝对受体。爱是生命；生命只能用生命承载；从而，接受爱，就是让爱进入自己的生命；爱进入自己的生命，就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由此，自己的生命就成为爱。接受爱，就是变成爱。在“单相思”的事例中，被爱者仅仅是一个被动者，他没有接受对方的爱，从而，爱没有进入他的生命，他至多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一样，被爱石头的人爱过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却没有被爱触及。在这类事例里面，仍然有爱，但只对单相思者存在；爱的关系并没有建立，因为被爱者的生命没有的爱中。实际上，在地狱里面的人都是“被耶稣爱了却不爱耶稣”的人。耶稣爱所有的罪人，从而在十字架上为一切的罪人舍生，这“所有”和“一切”也包括进入和走向地狱的罪人；他们在地狱里面，不是因为没有被耶稣爱过，而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爱，更确切地说，他们被爱了，却不允许爱进入自己的生命，从而，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爱。地狱里面都是被耶稣爱过的人，只是没有爱耶稣的人。

爱既是生命，就必然是动态的。爱若是关系，动态的变化就一定涉及关系的两边。爱象是火，一旦掠过，便被点燃；爱象是电，只要临到，便被激活。在爱中，双方都不再是“我”，而是对方的“我的”；更确切地说，双方都不再是单单为我的老“我”，而变成了为他的新“我”。耶稣爱罪人以至道成肉身，做成罪身的样式，以便把自己的生命给予罪人。凡爱耶稣的罪人，便接受耶稣的生命，脱离罪的自我。在爱中，原本因罪而分离的双方，由於走出自我拥有对方而成为一体。只要在爱中，就一定改变。有些人用爱作为自己不变的藉口，声称耶稣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的。我们的本相是什麽？我们的本相就是罪。难道耶稣爱我们的罪吗？耶稣是不嫌弃我们的本相，从而到我们中间来改变我们的本相（即使我们成为耶稣的样式）；而不是就爱我们罪的本相，来保全我们的罪。爱不意味着不变；爱就是变化。耶稣的爱就是要改变我们，否则，还有什麽拯救可言？“我是罪人，耶稣竟然爱了我”，这是对恩典的惶恐；“我是罪人，耶稣就得爱我”，这是厚的撒赖。如果耶稣的爱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本相，那末，我们就成为了终极，而耶稣仅仅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耶稣的爱不是任由我们犯罪，而是使我们不再犯罪。





神的爱，而非人的爱

神是爱的中心，而爱却不是神的中心。只要这个关系被倒置，人的东西就会被偷运进神的属性。离开了神来说爱，然后又反过来用分离于神的爱去定义神，这种以爱为中心的神论必定用人的爱冒充神的属性。常听人说，我是如此如此爱我的孩子的，神也是这样爱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由于只关注了爱，竟颠倒了神与人的次序。不能因为“神的爱”与“人的爱”都有一个“爱”，人的爱就与神的爱互通了。神与人不能等同，从而，神的爱也不能等同于人的爱。不能因为同有一个“爱”字，就用人的爱取代神的爱，然后再用这个伪冒的“神爱”来定义神的本性。人的爱仍然是不完全的，例如人会溺爱或偏爱；神的爱却是完全的，神不会溺爱或偏爱。当只咬住“爱”字而不辨“神”“人”的时候，就无法认识神的管教就是神爱的一种表现，会硬说神的管教违背了神的爱。要真正认识神的爱，应当把重心放在“神”上。我们要认识的是神，而爱仅仅是神生命的属性。

“神”是终极范畴，而“爱”是从属于“神”的次级范畴。爱不能居於神之上，不能用爱来规定神。所以，不可说：我是这样爱我的孩子，所以，神也是这样爱我们；而应当说：神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这样爱孩子。我们的爱不是神爱的规定，反倒是神爱应当成为我们的爱的规定。

称义包括爱，但凭爱却不能称义

“称义”意味着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神的生命是完备的，从而，唯有藉着神全面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生命是全面；任何生命若分离于全面的生命，就不具有生命的意义。爱也是神生命中的要素，但只有在神的全面生命中，爱才构成神生命的要素。将神生命的某个要素从神的全面生命中剥离出来，使之独立并冒充神的整个生命，这种做法不仅排挤了神的整个生命以及神生命中的其它要素，而且也扼杀了该要素中的生命意义。爱是神生命的一个要素，从而，爱也构成了称义的一个内容。但是，从神生命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存在的爱，不仅不能冒充神的整个生命，而且自身也已经失去了神生命的意义，由此，因爱不能称义。现今的危险不在于某人提出了“因爱称义”的错误学说，而在于这种学说在教会（特别是海外）中具有思想基础。我们需要在整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对该思想倾向做出清理。

美里面有启示和呼唤

莫非



教宗保罗十六世曾说，有一种方式会让你知道与美相遇了，那就是你会有种“交流的感觉”¹。他注意到英文 **Beauty** 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 **kalen**，也就是呼召（call）的意思。好像在美感的经验里，我们会经历到一种启示，是在对我们个人诉说。

这也是为何人们常常会对深深触动自己的艺术家或创作者倾心，或渴望和一个心仪的作者见面。因为感受到创作者的作品或文字，好像说进了自己的心，在对自己说话。

我们也都有被艺术或文学作品“唤醒”的记忆。每次美的撞击，都带著意外的惊喜，好像唤醒我们沉睡的感觉。透过我们的灵魂窗口——五官：听觉（音乐、山中的鸟叫、远处的鼓声）、视觉（风景、颜色、光影）、触觉（硬软、冷暖、粗糙还是细致）、味觉（咖啡、冰淇淋、麻辣火锅）和嗅觉（玫瑰的香味、烤面包香味、新剪的草味），我们真实的感觉到天地间的诸多美好与丰富。

但美唤醒的，不只是我们对生活细节上的注意，也不只是一些过去已遗忘的回忆，更不只是对自我的认识，更多的是唤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常常被一些作品或艺术品中的美，唤醒沉睡中的灵魂。比如说达西的沉静、毕卡索的变形扭曲、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泼洒、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的燃烧……是那样深层的喂养我

们想像力的饥渴。

埋藏在美里面最深层的呼唤，则是提醒我们回头思考我们的创造主。也可以说人类创作的产生，就是对上帝创造的回应，唤醒世人来认识这位创造主。

创作，是为唤醒世人认识创造主

上帝创造人类，不只赋予人们对美的欣赏力，也赋予人们对美的回应能力。这回应能力，就是人的创造力。

既然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成，自然，人也拥有一部分祂的创意、想像力和原创能力。不论是一个想法，或一个抽象概念，或者用文字、绘画、音乐、戏剧和建筑等媒介表达，都是天生自然、自觉或不自觉的对创造的回应。如此种种，皆在投射这一切创造设计的背後，有一位创造主。

这让我们看到创作不但是被神允许，也被神重视。在创作里表达自我，是更深、更完整的经历身为“人”的丰富。动物也许可以被训练成辨别声音或闻味道，或天生自然的制造复杂的蜘蛛网或蜂窝类成品，但那只停留在“工具性”的求生存。只有人类可以创作没有什麼生活功能的艺术品。而且，还会花尽心思把作品拿去展览、发表、出版，和其他人分享创作的美感。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其实自己也在挖掘、发现和更深入地进入创造的核心。然后再用各样方式来“翻译”，并传达所发现的美和洞察。这是延续创造的一部分。因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基督徒创作者的呼召，就在和上帝同工。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和其中所有的设计、美感和丰富，要唤起世人来注意、欣赏，并进而认识上帝。

也是作家的毕德生（Eugene Peterson）说：

美永远不只是我们五官感受，也是指向超越五官的记号——一种深刻和广度。美里面有对“更多”难以言说的经验，在那更多与超越里，我们辨识神。艺术家若能唤醒我们已筋疲力竭的感觉，帮助我们注意到这些，就是福音的布道家。……美永远不“肤浅”，却是善和真的启示。美在我们意识里释放出来的光芒，让我们能意识到神的美。²

正如毕德生所说，若是创作者可以把我们引向神，就可称为福音布道家了。创作者的灵感，或是“epiphanies”（顿悟），全是来自神圣的启示，是上帝和创作者携手一起对这个世界说话。每当创

作者开始追求美的时候，也就是开启神对人启示管道的時候。

2010年10月6日的美国《世界日报》副刊里，有篇文章介绍中国旅法画家赵无极。其中说到赵的孩子形容父亲的绘画理念是“发现自然之美的惊喜；是对生命的感悟；是心灵与宇宙的对话。”可见不管是否为基督徒，都会想要向一个更大的宇宙对象对话。这是上帝创造时，放在创作者心灵里的渴望和设计。

因此也可以如此说，创作者的呼召就在连结天上和地下。在天地间寻找各样联系天地的题材，来把人类指向神圣。创作者所努力呈现的，是如何在一个缺乏恩典的大地上，还能活出恩典的人生。用各样形象和角度，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天堂投影。

注释

1 Barbara Nicolosi, "The Artist," ed. by W. David Taylor, *For the Beauty of the Church* (Bakers: Grand Rapids, 2010), p.108.

2 Eugene Peterson, *Leap Over a Wa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p.86.



巴赫如何 感动了我们（节选）

George B. Stauffer 著
Silverfall 译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寄予我的最令我感动的一次音乐体验是在1997年春天，在纽约的中央会堂里。我当时是因为盖布·维纳尔去那儿的。他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录音工程师，因为脑血管瘤而英才早逝。我和他认识是因为他曾接受我的倡议，打算与我一起建立一个被称为“不寻常巴赫”的项目，但就在我们刚刚确定了曲目，确定了用来录制的管风琴时，我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

追悼会上，大家无不惋惜这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的离去，以及他的离去对这个充满前景与意义的项目的重大影响。仪式开始于一首盖布制作的录音，萨拉蒙·罗西用希伯来语为词的“所罗门之歌”，那是一首虽然不怎么为人知晓，却动人心弦的大师之作。接下来是旧约律法，颂词，以及哀悼祈祷词的朗诵。但是最让人动感情的瞬间是当一个假声男高音咏唱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里的羔羊颂。

这首羔羊颂（Agnus Dei）是巴赫的最后几首作品之一，乐曲用了他曾于1725和1735年二度引用过的旋律，另配以不同的歌词。他似乎非常欣赏这一具有丰富表现力的旋律，在1749年，他在最后一次修改时将其放进了B小调弥撒的结尾处。那时，巴赫的时间正在缓缓减少，白内障正在不断恶化，而这首羔羊颂则是他接受最后直接导致他死亡的眼睛手术前，所著的最后几首作品之一。一般情况下，巴赫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



写作。然而这一次，他选择了缩短原来的版本，将作品原本的感情与音乐色彩凝结得更加浓郁。那时，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的时间了。

歌手吟唱着的古老拉丁颂词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伴随着小提琴那让人心痛不时停顿的单旋律。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纽约的一个犹太教堂，聆听莱比锡的一个新教信徒作曲家所写的罗马天主教弥撒。这何尝不是一个奇迹。仪式之后我去问中央会堂的拉比彼得·鲁宾斯坦，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使用犹太教的音乐，而特意选择了这首作品？他答道：“我们选择巴赫的羔羊颂，是因为它恰到好处。它能够表达我们对失去年轻的盖布·维纳尔的心痛，能够代替我们表达我们所不能表达的一切。”

著名英国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迪那在他的新书中，正是环绕着这句话讲述了巴赫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想法，如何赋予了他表达人们所不能表达的一种能力。

许多其他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比如莫扎特，贝多芬，都有大量的私人信件可供后人研究。但巴赫在这方面却留下了鲜少的记录与资料。尽管许多人都曾邀请他起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录，他却从未起笔。他只在三次场合里流露了一点点他自己的个性：一次他写信给一位老朋友询问一个职位，一次他写给镇上的官员关于他儿子约翰·高特弗里德·伯恩哈德的不适当行为，还有一些他在自己卡洛夫圣经里面做的记号以及写下的标注。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只能从会议纪录，付款收据，流传的轶事，简短的手写笔记，以及一个用词谨慎的讣告里找到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我们无从得知巴赫本身的性格。

因此，传记家们不得不各显神通，常常透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处的年代来想象巴赫。约翰·尼古拉斯·福柯尔，一个热情洋溢的键盘演奏家以及德国民族主义者，于1802年将巴赫描述成了一个管风琴及羽管键琴的演奏家，同时是一个德国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楷模。十九世纪末菲利普·斯皮达，因他出生于一个研究神学的家庭并且自己也成为了复活新教教会音乐的领导者，把巴赫描述成了“第五福音传教者”，说他为新教写的康塔塔，赞美诗，还有受难曲，都是在奋力传播福音。最近，身为哈佛前任研究学院主任的克里斯多夫·沃夫表示，巴赫是一个“博学的音乐家”，说巴赫的学识等同于艾塞克·牛顿，并且作为镇上的音乐总监与当时莱比锡大学



的教授有密切联系。

加迪那自然提出了他自己对巴赫的设想。他并没有一味地神话巴赫，而是呈现出了巴赫非常平凡与人性的一面。他是一个音乐天才，他一面用他的教会声乐作品诚心致力于推广新教教义（如斯皮达的“第五福音传教者”所述），但他的另一面则是一个背叛心强的易怒的音乐家，一辈子都不愿屈服于权威。这是由于他自小徘徊于流氓地痞间并且受教于喜好虐待学生的老师，而逐渐形成的心理阴影。加迪那说，藏在伟大的音乐作品《马太受难曲》以及《B小调弥撒》的缔造者身份的背后，巴赫其实是一个悔改的青年暴徒。

对于我来说，在巴赫一路到莱比锡为止的职业生涯里，他的音乐确实是我们寻找他个性的最好指标。然而完全不考虑巴赫的键盘及乐器作品，则是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其实加迪那自己也承认对于我们理解巴赫的个性至关重要。例如，加迪那提到在2005年，人们发现了巴赫十三到十五岁间手写复制的管风琴指法谱，由莱茵肯及迪特里奇·布特胡德而作。加迪那没有进一步解释。然而显而易见的，我们通过干净，仔细，几近完美的书写可以看出一个循规守矩，有方法且受过良好训练的青少年为他对自已的手艺的学习与探索执着而用心。而其音乐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天才热切渴望学会那个时期最难的管风琴曲目。这些应该足以让我们看到他和一个奔跑于奥尔德鲁夫与吕纳堡的市井男孩之间的显著区别。

巴赫在克藤的时期被加迪那称为“创作死水期”。然而巴赫证实在此时写成了勃兰登堡协奏曲，小提琴及大提琴独奏组曲，以及其他键盘及器乐作品。他以此呈现的对舞曲的全方位接受，可以称得上是他在魏玛经维瓦尔第的影响后最重要的个人风格发展之一。如果我们大致对比《平均律钢琴集》的第一册与第二册，或者魏玛康塔塔和莱比锡康塔塔，我们就能看到在克藤王室里使用的舞曲最终形成了巴赫普遍使用的个人风格象征。克藤相对于柏林或德累斯顿也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王室，但对于巴赫来说，是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

巴赫的真实性格也许就在这之间的某个地方。说他是上帝忠诚勤恳的新教教徒，模范孩子，非常成熟的大人也许是一个过于完美的说法。他与镇议会的交涉与口角显示出他拥有强烈的个人意愿，以及不太柔和的脾气，而他在圣经里写下的注释告诉我们他内心确实有些许愤恨。

巴赫成为圣托马斯的指挥家后，决定为每个礼拜日以及教会的假日创作一首新的康塔塔。这

可以说是他这一生作曲生涯里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在那个时期，教会指挥家通常都提供以一年为周期的康塔塔，大约六十首。每周都要完成的康塔塔绝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完成长为三十分钟的作曲，监督声部分谱的准备，排练作品，最后将作品演出一次到三次不等，取决于其相对应的礼拜日或节日仪式要求。更让人咋舌的是巴赫多年如一日的投入：稳定的创作，一周到头另一周，受难曲，清唱剧，还有专门为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准备的拉丁文作品。巴赫的讣告写到巴赫完成了五年这样的工作，总共完成了大概三百康塔塔。其中只有二百多首留存至今。

在2000年，加迪那指挥的“巴赫朝圣行”演奏了巴赫所有的康塔塔，按照原有的礼拜顺序。此举使他对巴赫的声乐作品，以及他每年的创作周期有了非常独特的视角。他复制了巴赫1723-1724以及1724-1725期间的作品（其他的没有那么完整），展现了巴赫在音乐上如何应对及反应于这些礼拜季节的特色。

这样对康塔塔的联系方式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因此可以感受到巴赫所经历的第一个圣诞节意味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在十六天以内，他得创作，准备，并且表演九个不同的作品。我们可以轻易感受到他在第二个圣诞节的时候采取了更加合理的方法。在他最开始的四首赞美诗的开头，他首先把主要旋律分给了女高音声部，然后女中音，然后男高音，最后男低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该周期最后十二首作品的结尾，巴赫开始使用 *oboe da caccia*，一个当时新奇的管乐器。其管身类似于双簧管，开口处则类似于法国号的喇叭。

这些细节在加迪那的康塔塔旅程中逐渐现形，他这样描述巴赫音乐的抒情性：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在他最巅峰的时刻是如何面对每一周的任务与挑战。他改变作品的格式，改变他写作的方式，改变歌唱他旋律的音色，还有每个音色应对的主题，改变每一个符号以及每一个从交给他的歌词呈现出的象征。任务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而他音乐创作能力的飞速发展也毋庸置疑。

加迪那认为巴赫对于马丁·路德的虔诚是巴赫这份执着中至关重要的成分。路德有力的德文圣经译本，“人民的文章”以其鲜明的画面给予了巴赫音乐灵感。巴赫一次又一次回到路德的圣歌和其歌词。加迪那再一次追随了斯皮达的脚步，认为巴赫的康塔塔，而非键盘或器乐，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而康塔塔中，教会康塔塔较于世俗康塔塔则更胜一筹。前者笼罩于巴赫对教会坚定的信念，而后者则没有前者那



样强烈的确信。

康塔塔周期的王冠之作是受难曲。在仅存的两首受难曲中，加迪那认为约翰受难曲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也许是在其歌词的辅助与烘托下。微观来讲，在“*Betrachte, meine Seel*”（请考虑，我的灵魂）这首咏叹调里，基督被撕烂得血痕满布的后背被比作象征着神圣恩典的彩虹。巴赫使用了中提琴和鲁特琴来完成这个画面（后来的表演里鲁特羽管键琴也被使用过）。宏观来讲，歌词的辅助作用还存在于代表着混乱人群的和声以及代表着基督的温和宣叙调及咏叹调之间的强烈对比。唱诗班在前来参加仪式的人群的加入下（尽管这还没被完全肯定）提供熟悉的歌词或旋律进一步地将观众吸引到故事情节中来。加迪那正确地指出了约翰受难曲与歌剧的相似之处。就像去听歌剧的观众一样，来听受难曲的观众可以在仪式开始前购买一小本歌词，尽管他们对故事里所讲述的人物及情节已经烂熟于心了。

加迪那最终对《B小调弥撒》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以此来完成了他对巴赫声乐作品的纵览。

《B小调弥撒》是巴赫教会作品最为广泛演奏的。主要由他从自己在三十五年期间所写的康塔塔里特意选出的乐章片段而组成。巴赫得以通过这样的过程，最后一次整理他所有的声乐作品，并且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提升。巴赫把所有的词从德语都译成了拉丁文，把为新教仪式准备的音乐变成了天主教。整首作品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世俗舞曲，后者为其带来了非凡的活力，优雅，以及感染力。不仅如此，它还囊括了巴赫在魏玛以及莱比锡时期创作的教会康塔塔，有着不可思议的感情深度及戏剧性。就像加迪那所描述的那样，这首弥撒“赞美了生命根本的不可侵犯，对神的认知，还有人类在超凡维度中的存在。”这部作品于1748到1749年间完成，是巴赫音乐生涯的最后意愿与遗嘱。

加迪那就像所有之前描述巴赫的传记家一样，考虑过这个作品究竟应属于新教还是天主教。垂怜经，光荣颂还有圣三颂都可以说与新教格式同出一辙。但最近研究表明信经和羔羊颂也似曾在莱比锡的新教教会演出过。加迪那说，巴赫后来将*Et incarnatus*放在作品的结尾的同时，使*Crucifixus*位处于作品的正中间。新教教义坚信苦难（*crucifixion*）是基督教的核心。他说巴赫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人类通过基督的苦难与死亡感受上帝的想法。

我们就这样又回到了这部伟大作品的羔羊颂咏叹调。其歌词并不来自于德文，也不来自于莱比锡的词作家，而是传统弥撒本身的古老语言拉丁文。是因为巴赫使用的这门永恒的语言仍然感动着我们吗？还是因为他笔下隐隐命中注定的旋律走向，以及和声进程感动了我们？是他创作结构的完美比例使我们灵魂的本质超越了时间，空间，信念，并表达出了我们语言所匮乏的吗？尽管《天堂城堡里的音乐》一书无法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它邀请我们重新去思考巴赫的一生，去思考他所遇到的挫折，他所坚守的信念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声乐创作。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巴赫的世界，让我们从一个指挥家，演奏家，以及听众的角度去欣赏他的作品。就像奥托·贝特曼曾经评论过的，巴赫的“音乐将理清生命所不能整理的一切。”

致读者

蔚蓝色创刊至今已经十四年，这十四年在上帝的带领下，蔚蓝色经历了一场文学性质的“出埃及”，一批被主“分别为圣”的作者把他们被主“分别为圣”的作品奉上了祭坛，我们相信这些奉献已蒙上帝悦纳。

如今出版界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中国基督徒作家发表有信仰内涵的作品已经不完全依赖纸媒，上帝为这时代的基督徒作家敞开了宽大而有功效的门，作品在新媒体上发表已有更多的便利，读者群也有了更有效的扩展。蔚蓝色看到这种新时代的趋势，也清楚知道自己承担的这一文学使命已告一段落，因此，蔚蓝色董事会决定2015年12月出版蔚蓝色终刊号，从2015年9月底起，蔚蓝色不再接受读者个人奉献，教会的奉献则到2015年12月底终止。

感谢所有参与蔚蓝色事工的人与机构：早期发起人、历年作者群、读者群、各地分发人、艺术设计公司、网站设计和维护团队、编辑、校对、财务、行政、经费支持者、代祷者、支持蔚蓝色的众教会。

我们相信在蔚蓝色结束之后，上帝必在这新时代呼唤一批被祂“分别为圣”，并对文学“出埃及”有负担的新人过“约旦河”，进入上帝应许之地，必有春雨秋实覆盖那地。

蔚蓝色编辑部2015年9月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 m a i l、通信地址。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本刊是非盈利的杂志，为节省出版成本，本刊自2015年起以赠刊代替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发电子邮件与本刊联系。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 ▶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 ▶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

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
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 / 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 / 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cocm.org.uk

新西兰 / 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香港 /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 /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_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_____每月_____每季_____每年_____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___期

中文姓名_____英文姓名：_____

地址：_____

电话：_____传真：_____电子邮件地址：_____